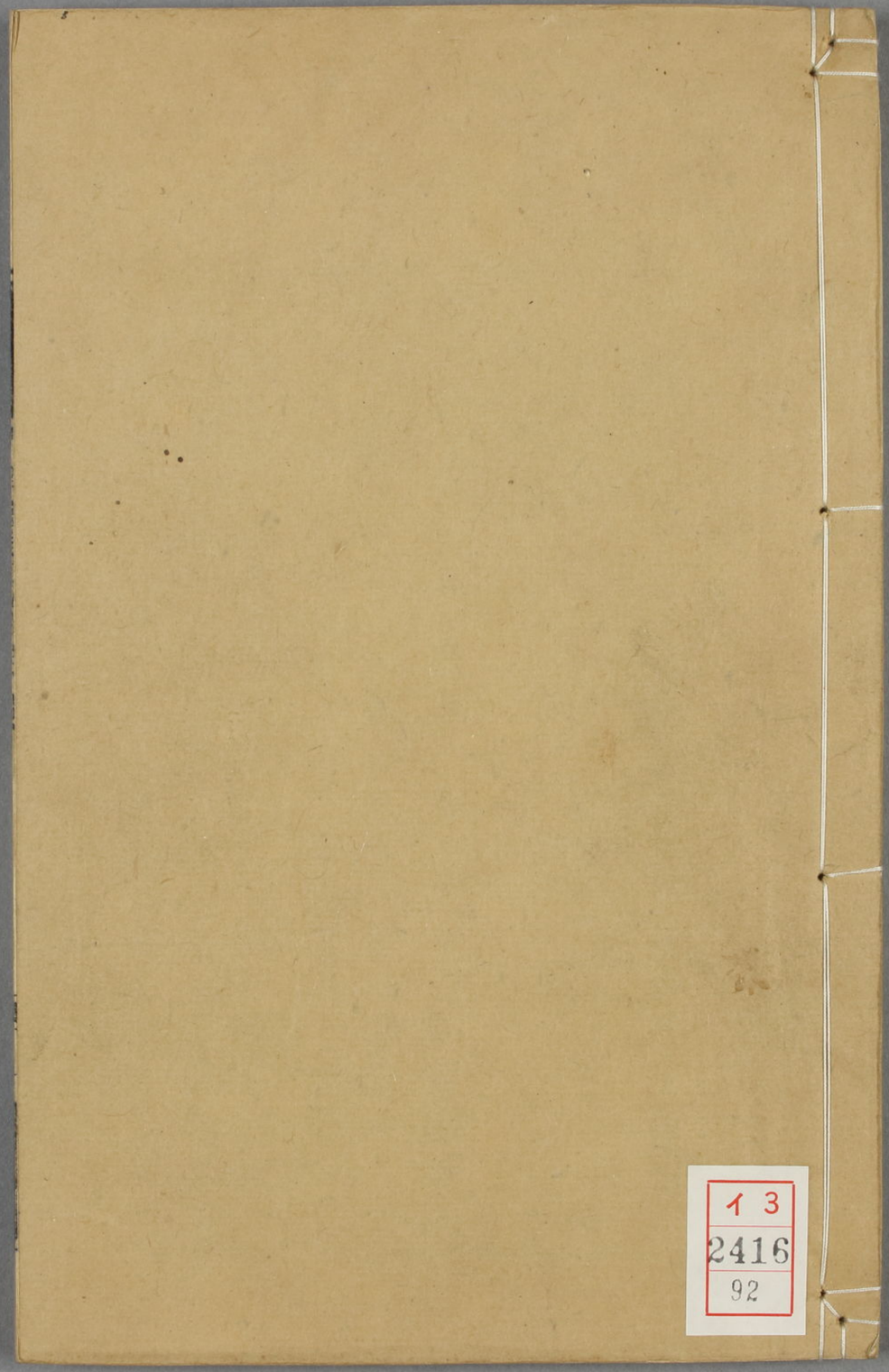

1 3
2416
92

13
2416
92

文章一

原 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傳 易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原 初學記曰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稍多又訓誥宣於邦國移檄陳於師旅箋奏以申情理箴誡用弼違邪贊

<2004-652>

頌美於形容碑銘彰於勳德論冊褒其言行哀弔悼其淪亡章表通於下情箋疏陳於宗敬議論平其理駁難考其差此其略也

白虎通曰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奉而承之故曰文　梁書文學傳曰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　北齊書文苑傳序曰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　隋書經籍志序曰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章爲政化之黼黻　元史儒學傳曰六經者道之所在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　吾學編傳曰詹同太祖嘗諭之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坦易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

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讀之感動今世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法言曰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金樓子曰王仲任云夫說一經者爲儒生也博古今爲通人也上書奏事者爲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爲鴻儒也　中說曰房元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通書文辭章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程子曰

聖賢之言不得已也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然其包舉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生平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　又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　典論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陸景典誥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摭筆於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禮樂之淵之盛也　顏氏家訓曰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　又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　文心雕龍曰故論說辭命則易統其首詔策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之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寰內者也　又曰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潤色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盡變　顏眞卿孫文公集序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乎雅頌　韓休蘇頲文集序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洞彼金石流於管弦　韓愈曰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
戛戛乎其難哉　李德裕曰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
萬馬風恬雨霽寂若無聲　又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
見而光景如新　李華崔孝公文集序曰文者貫道之
器也　杜牧曰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采章
句爲之兵衛　張方平曰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
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
其中之所蘊也　元好問耶律公墓志曰夫文章天地
之元氣無終變之理　馬祖常臥雪齋文集序曰人之
有文猶世之有樂也　虞集書元元贅稟後曰人之於
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木之有華實
也時至氣應載遇於事物之動而發見焉　宋濂曰爲
文必在於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
管攝萬類　又曰文者乾坤之精粹也陰陽之靈和也
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管轄也　蘇伯衡曰聖賢道德
之光積於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

文章二

文心雕龍原道篇曰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
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
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衰世之文耳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議記曰言優之文鬱而不見卜商有詩序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　魏書文苑傳序曰漢之西京馬揚爲首東都之下班張爲雄　文心雕龍體性篇曰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　典論曰今之文人有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此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成以自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性高而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　宋書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變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晉書文苑傳序曰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硯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

玉潤埜會川沖　又論曰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貫天人之情性機文喻海岳藻如江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茂先搖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辭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　抱朴子曰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章遠過二陸　晉書傳曰陸機字士衡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人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逮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　又曰成公綏字子安張華每見其文歎服以爲絕倫　又曰左思字太沖賦三都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宋書文學傳論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揺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又傳曰顏延之字延年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又曰謝靈運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又曰謝惠連爲祭古冢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富麗見奇文章並傳於世　又曰謝莊字希逸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

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又曰劉孝綽字孝綽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之號曰
神童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
也　南齊書傳曰謝朓字元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流
麗　又曰陸厥字韓卿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
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
約等文皆用宮商世號爲永明體　顏氏家訓文章篇
曰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
榮華須臾之玩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瘁
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辛笑曰可矣　梁書文

學傳序曰高祖勞求儒雅文章之盛煥乎俱集其在位
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若彭城到溉
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皆後來之選也
隋書文學傳序曰自大同之後徐陵庾信分路揚鑣而
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　梁書傳曰吳均字叔庠文
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爲吳均體　又曰紀少
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曰我以此
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也　又曰任昉
字彥升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沈約一代詞宗
深所推挹所著文章十萬言東海王僧孺論之以爲賢

於董生揚子　又曰何遜字仲言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人謂之何劉　又曰丘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父靈鞠謂氣骨似我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甚美　三國典略曰徐摛字士秀爲太子家令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　南史傳曰徐陵字孝穆爲一代文宗其文頗變舊體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轉及周齊家有其本　後周書傳曰庾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鈔撰學士文並絕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陳書傳曰姚察字伯審於墳籍無所不窺每有製述多用新事人所罕見咸重其奧博

又曰沈不害字孝和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就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又曰張正見字見賾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賞賞之　又曰虞寄字次安大同中嘗驟雨殿前有雜色寶珠梁武帝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　周書傳論曰洎乎有魏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風焉其後表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沈鬱彬彬焉蓋

一時之俊秀也　魏書傳曰溫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武帝使張皐寫其文筆傳於江外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國主牀頭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合任吐沈　又曰常景字永昌高允卒其兄肇私誄景及邢巒高聰徐論各作碑銘並以進御世宗悉付崔光簡之以景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下文出諸人上　又曰崔光字長仁高祖常曰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　北齊書文苑傳序曰有齊延廣俊髦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富北平陽子烈並其選也後有范陽祖弘勳亦參文士之選　又傳曰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又曰祖弘勳高祖曾徵至幷州作晉祠記好事者愛其文　後周書傳論曰周氏創業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瑋李昶之流咸奮鱗翼自致青紫　又傳曰李昶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　又曰薛真時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真與之方駕故世號

曰盧薛焉　隋書文學傳序曰時之文士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誓高陽許善心或鷹揚河朝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　又傳曰李德林字公輔楊遵彥命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加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滀之流耳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又曰李諤字士恢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乃上書曰遺理存義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又曰柳誓字顧言轉晉王府諮議參軍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誓為序詞甚典雅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誓已後文體遂變　又曰許善心字務本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　又曰杜正倫字慎徵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楊素負才傲物正倫抗辭酬對無所屈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詔召正倫使作賦援筆

立成異之因令擬雜文十餘條又皆立就而辭理華贍乃歎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也　唐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初沿江左餘風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咀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　又傳曰虞世南字伯施文章婉縟慕徐陵陵自謂類已由是知名　又曰富嘉謨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以徐庾爲宗嘉謨與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　又曰王勃字子安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　又曰楊炯字盈川少與王勃盧照鄰皆以文辭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聞之謂人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他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亦不減於王恥居王後信然媿在盧前謙也　又曰蘇頲字廷碩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　又曰張說字道濟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

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又曰李嶠字巨山兒時夢人遺雙管自是有文辭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諸人沒而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焉　又曰李白字太白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　又曰杜甫字子美渾涵汪茫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霑漑後人多矣　又曰常袞文章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　又曰蕭穎士字茂挺閭士和著蘭陵夫子集論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又曰韓愈字退之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又曰柳宗元字子厚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又曰白居易字樂天工文章未冠顧況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旨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　又曰溫庭筠少敏悟工為詞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　五代史傳曰王仁裕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　宋史文苑傳序曰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盧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

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　又傳曰楊億字大年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召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深加賞異文筆雄健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學者翕然宗之　又曰劉筠字子儀筠景德以來居文翰之職其文辭善偶對初爲楊億所拔識後遂與齊名時號楊劉　又曰柳開字仲塗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范杲好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爲柳范　又曰徐鉉字鼎臣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弟鍇字楚金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　又曰

穆修字伯長自五代文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雖窮死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又曰歐陽修字永叔游隨得唐韓愈遺稾於廢書籠中讀而心慕之必欲並轡絕馳而與之並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超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又曰蘇洵字明允舉進士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所爲文閉户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既出士大夫爭傳之於時學者翕效蘇氏爲文章　又曰

蘇軾字子瞻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泊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又曰蘇轍字子由為文渾涵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而秀傑之氣自不可掩　又曰曾鞏字子固為文章上下馳騁原本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文辭者鮮能過也　又曰王安石字介甫為文初若不經意既成無不服其精敏　金史傳曰元好問為文有繩尺備衆體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　又曰趙秉文為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文與楊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　又曰楊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有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　又曰王磐文辭宏放浩無涯涘　元史傳曰馬祖常工於文章弘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一家之作　又曰蘇天爵字伯修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獨任一代文獻之寄　又曰柳貫為文沈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與黃溍虞集揭傒斯齊名號為儒林四傑　又曰歐陽元八歲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之

曰是兒神氣微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致和
元年日直內廷多所撰述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
公貴人墓隧之碑得其文筆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
間咸知寶重　又曰姚燧字端夫爲文閎肆詼洽豪而
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
變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先德者不得燧文以爲媿恥
　廖道南曰洪武建文間則有劉伯溫之閎大宋景濂
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豪嚴永樂宣德則有
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爾雅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
則有李文忠之樸茂劉文安之諒棱然皆麗藻豐腴未
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達用裒然爲一代文宗者也自是
以後若陳篁墩李西涯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
者　明紀曰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博極羣書著作甚富
四裔咸購其文集　吾學編曰王禕進平江西頌太祖
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
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又曰方孝孺字希直台寧
海人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又曰文章大類
蘇氏而正論過之　明詩紀事曰解縉字大紳少夢五
色筆筆有花如蒿苕及長以文名落筆千言無所疑滯
　吾學編曰錢習禮字習禮吉水人爲文如源泉渾渾

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乃有餘　明詩紀事曰楊士奇太和人其詩文號臺閣體　吾學編曰胡儼字若思學問該博文章簡直不事浮藻　明紀曰立齋穎悟絕人無書不讀著述之富當代罕出其右劉健嘗戲謂曰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劉默然甚媿　吾學編曰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數奏明暢幽雅裒然一代宗工也有懷麓堂集行世　又曰倪岳字舜咨錢唐人徙上元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暢達無不會文切理　明詩紀事曰楊慎字用脩新都人七歲擬古戰場文時人傳誦以爲淵雲再出　又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詩文以復古自命與信陽何仲默相和唱時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　吾學編曰王鏊字濟之學贍爲文春容爾雅議論條暢　明詩紀事曰李維楨海內謁文者如市洪裁綺製搖筆揮灑　又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與濟南李于鱗脩西京以上之詩文以標幟一世

文章三　敏捷　歎賞　附

原主氣　本形　魏文帝典論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以力強而致　摯虞文章流

別論曰今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也時有逸氣然粲匹也　張華詳賦　潤色　詆訶　論語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曹植與楊修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詆訶文章　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與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言無根葉之深不見大義慶世說曰孫興公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　雕龍　史記曰雕龍奭談天衍鄒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曹植與楊修書曰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　體弱　辭壯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仲宣獨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而不磨何謂也曰玉不雕不作器言不丈典謨不作經恒寬鹽鐵論曰的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丹青　綃縠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卅青李軌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如瑩被之綃縠　彰漢　述殷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程曉與傅元書曰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後嗣　舜敷　文治　虞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　經緯　弛張　經天緯地曰文文王以文治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弓弛也　成化　潤業　觀乎天文以化成天下潤色鴻業

察匹　華文　魏文帝典論曰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匹也　張華詳賦　潤色　詆訶　論語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曹植與楊修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詆訶文章　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與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言無根葉之深不見大義慶世說曰孫興公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　雕龍　史記曰雕龍奭談天衍鄒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曹植與楊修書曰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　體弱　辭壯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仲宣獨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而不磨何謂也曰玉不雕不作器言不丈典謨不作經恒寬鹽鐵論曰的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丹青　綃縠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卅青李軌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如瑩被之綃縠　彰漢　述殷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程曉與傅元書曰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後嗣　舜敷　文治　虞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　經緯　弛張　經天緯地曰文文王以文治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弓弛也　成化　潤業　觀乎天文以化成天下潤色鴻業　羅含夢　宿構　立成　王粲筆成文時人以文疾受認立成相如為文遲故所作少也　閣筆　陸焚研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焚研雲嘗與兄書曰君苗見兄之文欲焚筆研

有章曲中 出言有章其言曲而中

簡斐然成章 郁郁彬彬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懿德行禮 君子以懿文德以行禮

文囿辭林

潘 何劉盧薛 何遜劉孝綽見上 盧薛寘見上

青箱雜記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

宮體官樣 徐摛見上

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見上

三多四傑 後山詩話曰永叔謂為文有三多文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時號蘇李 張說蘇頲見上

蘇李燕許 又曰蘇味道九歲能屬文翰頲 溫李 劉溫庭筠見上

劉楊溫李 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見上 溫庭筠李商隱

馬溫公行狀曰公之文如王穀帛藥石必有適於用

穀帛藥石 唐書儒學傳序曰武為救世延禪文其膏粱賦司馬相如金

述才載道 柳宗元楊君文集序曰文者所以載道也

天與神護 詳見下文章五 唐書傳曰劉禹錫常言其詩在處有神物護特

靈物奇氣 李德裕文章論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然而來不思而至

李朴曰文章者報國補時 柳宗元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

權德輿元獻平淮西雅曰思報國恩獨有文章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

鋪陳 鋪敘名實 宰匠宗工 藻繪文采

藻繪 陸贄翰苑集序曰鋪陳帝業術亦工矣

宰匠宗工 韓休為之宰相 蘇頲集序曰自我心極工為之宗師

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金史傳曰元好問七歲能詩為箕山琴臺等篇

以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無此作於是名震京師 蘇洵字說曰風行水上渙是名章後世延禪文其膏粱賦司馬相如金

辭源筆路 杜甫詩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

詞源倒流 朱熹曰嘗見傳安道謂為文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

獨步無價 劉禹錫詩曰人間無價是文章

有神風水 李白上安州長史書曰都有神交有道

雲霞 杜甫詩曰文章

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出

至文三變見上　顧況陶氏集序

文章大抵十年一更有體病而

才瞻有言紆而事直有文勝而理乖　藏嶽

盈耳之韶濩可以凌轢風騷超軼今古潤色帝業發揮皇猷　韓愈詩曰平生十萬篇金雖垂琳琅是也

華國　潤身　梁肅上字文學士啓曰籍以經傳之學發見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文章立於潤身政事何以澤物　宋史傳曰歐陽修學者求謂

韓潮　蘇海　潮蘇文如海　陸海　潘江　俱詳

帝典論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下見

後文賦　握蛇珠　驂驥足　曹植與楊修書曰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魏文帝典論曰斯七子者於千里仰齊足而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成　驂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駈　自騁駑驥於每歲孟春通人以木鐸徇于路振文教也又天將以夫子為木

徇木鐸　避筆端　每振文教也又天將以夫子為木

避筆端　君子辭文之筆端　錦繡堆　唐書傳曰李义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兄尚一集號李氏花

錦繡堆　花萼集　潛確類書曰謝廷詔以詞賦著名號

萼集义所著甚多　干氣象　動精靈　杜甫詩曰彩筆昔曾干氣象　張以寧賀尚書

王本中詩曰青箱傳陸大彩筆動精靈

游魚出淵　飛兔越海　上見陸機

文賦　陳琳答東阿王牋騏驥所不追況駑馬可得齊足哉　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飛兔乘影故知疾行無善跡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

長卿溫麗　公幹妙絕

美遇而長卿首屈溫麗敘跡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清詞妙句絕爍炳警猶

王賦阮章　孔書陸議

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如何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王粲長於詞賦

揆天凌雲　徇地振玉　孫興公詳賦司馬相如

斯可謂成文矣　以上初學記

三代同風　五藏出地　班固東都賦序曰大漢之文章炳焉三代同風見下賦

二

君子博學　壯夫不爲　揚子童子雕蟲篆刻而壯夫不爲

字挾風霜　氣吐虹霓　世說曰淮南著述烈輩二十篇自云句中皆挾風霜之氣江淹謂郭璞曰子之詩成珠玉吐氣作虹霓贊曰貫串經傳馳騁勸矣　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吹一片宮商　注見有洞庭樂賦華岫曰此賦乃一片宮商文選若披沙揀金往往見寶　白居易文曰掩黃卷之麗如繪素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披沙揀金往往見寶

潛虯　干寶搜神記曰漢王閣序曰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傳曰杜審言字必簡常官吾書當得王羲之比章四友號崔李蘇杜道其歌詩賀能探尋前事今古未嘗經道者賀未死僕隸風騷可也

良金美玉　劉勰文心雕龍曰張先齡如輕縑素練而宮邊幅劉寘客集曰得董生之文杳如搏獸非塵埃間物亦

周情孔思　韓昌黎墓誌銘曰先生之文無圓無方至是歸於道德仁義炳如也裴延

茹古涵今　跟

工抉經之心軋聖之權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衙宮屈宋　僕隸風騷　唐書

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又曰李嶠崔融薛

太羹元酒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

金美玉無施不可又曰

輕縑　明金絳羽

翠屏浮層巒觀聽所遇猶明金絳羽得於服裔

堯醴舜莖　李漢韓昌黎文集序曰元和中韓史部頗

齡杜樊川集後序曰吾嘗見韓史部歌詩累百首變醲養瘠堯醴舜莖

經籬史　韓昌黎墓誌銘曰

解縉廖白公傳曰公幼能文章跟經籬史

曰抽黃對白唅弄飛走

韓愈祭柳子厚文曰

光　雕鏤萬化　柳宗元

陰陽轇轕五藏雕鏤萬化明以

奇怪小而詠歌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

掀雷挼電　驅濤湧雲　司空圖

曰吾嘗見韓史部歌詩累百篇貝驅駕氣勢掀雷挼電撐狀於天地之垠李

詩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儷花鬬葉顛倒相向及為之思動鬼神掇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駿驅濤湧雲

行雲流水　銑溪蚓户　蘇軾見上

朝野僉載曰徐彥伯為文多求新異以鳳閣為鵷閣龍門為蚓户以竹馬為篠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瓚

驂以月兔為陰魄以風牛為森犢後進效之謂為澀體聯

風檣陣馬　牛鬼蛇神　杜牧李賀詩序曰煙雲絲聯不足為其態也風檣陣馬不

足爲其勇也鯨吐鼇掀牛鬼蛇神不足爲其猛虛荒誕幻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心爐筆炭無功

月斧雲斤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爲爐筆端爲炭鍊元本雕磨羣形

子昂風華

黃庭堅詩曰月陳子昂以風華革浮

燕公宏茂

梁書獨孤及集序曰張公說以

退之淳粹

李朴曰子厚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壁退之渾然淳粹溫潤駿發不可言李賓之如

豐饒

伯溫流利

王世貞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糟饒而寡芍藥之和劉伯溫如黃臺少年入說社便辭流利小見口才食哀家梨吻悅爽不可聞講社師上臺數脗可聽而實寡精義

伯安悅爽

賓之敷腴

又曰王伯安如

綺旨星稠

繁文縟合

宋書傳論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紛玉臺之逸

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

潛思淵停

魏書高允荅趙郡李欽詩曰響駿伊何金聲玉振允著潛思淵停秀藻雲布文如傅序曰綜采繁縟抒軸清英之麗曲

秀藻雲布

晉書

綜采繁縟

抒軸清英

導揚

隋書文學傳序之

隱伏

文章俱注見

筆有餘力

舍暢襟靈

詞無竭源

隋書文學傳序曰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江淹沈約任昉溫子昇邢子才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圖思極人文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逸氣上濟

高情四達

顏眞卿孫文公集序曰學氣上濟高情四達芜索隱之外

陵顏轢謝

舍任吐沈

並見

摧鍾拉賈

駕王超陳

韓休蘇頲文集序曰超陳白雲遂孤賦成而黃金有價豈惟摧鍾拉賈駕王超陳而已

鏤心鳥迹之中

繁弱間發縞彩相糅歌發而織辭魚網之上

又曰若乃綜述性靈數寫

氣象鏤心鳥迹之中云云　言泉合於九流　文律諧於六變晉書文苑傳序曰洎姬曆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驚揚玉轍而並驟信泉云云　推倒一世智勇　開拓萬古心胷宋史傳曰陳亮字同甫嘗曰研精義理之精微辨析於秒忽較理於分寸則於諸儒誠有古今之同異原心於陳正正之旗風雨雷霆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測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敏捷八叉手　七舉足　韻成　即成　又曰瀾翁嘗食罷草奏　立馬草制　南史傳曰蔡景歷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無所改帝得書甚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　宋史傳曰劉敞為文尤贍敏掌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修於事有疑折衷

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　分陰可就　寸晷便成權德輿張建封文集序曰每牙旗既拔芝泥將可就落簡如飛　宋史傳曰張詠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課敏速者台符與同輩課疏尺晷成一賦　夕草五制　日賦十題　又曰竇儀在翰林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訓誡人得所宜　金史傳曰高衍少能賦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衍執筆未暮十賦皆就　馬上占辭　酒中下筆　唐書傳曰薛收時方討王世充軍事繁錯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敏如素構　又曰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嘗以金銀杯酌酒賜之　試六論立成　賦十題皆就　宋史傳曰曾鞏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　吾學編傳曰吳伯宗太祖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辭語峻潔太祖曰伯宗才子

原　歎賞縣日月　比金玉　揚雄傳曰吳伯宗好雄賦頌之常為雄道言其文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之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論衡

曰永平中神雀集頌百官頌上皆比
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比於金玉

【晉】鑿天心　出月脅　琅玕腹　錦繡心　韓愈詩曰排雲叫閽
踏鷹荀穿天心出月脅見敏注　似子長　擬眉山　唐書傳曰柳宗元韓愈評其
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虞集牟應龍墓誌曰其爲文沛
然若江河之波時以爲眉山　【原】筆墨淵海　言談
林藪　論衡曰劉歆字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　文辭
世說云裴僕射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美贍　才藻豔逸　副
魏志云阮籍才藻豔逸而倜儻　【晉】妙絕時人　文冠當世　魏文帝與
敬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　妙絕時人　王輔嗣有俊才與茂
公幹五言詩之善者　吳質書云
陵馬季長同郡曹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
始安定朝節信　宋豔班香　孫金盧采　四六集謂宋
等文冠當世　玉班固也

呂溫祭楊郎中文曰
孫金盧采百賦千詩　琬琰爲心　冰雪在口　南史傅
除中庶子辛皇太子　劉遵曰賢
從弟中庶子奄至殞逝　深悼惜之與遵從兄孝議書曰賢
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
令台玉潤外表瀾清　文史談富琬琰爲心詞章博贍
言資成采　藥房唱和序曰珠玉臨風冰雪在口

鼇弄筆海　鶴翥文場　李白詩曰鼇弄筆海虎攫詞場
曰龍騰學海　盧照鄰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鶴翥文場　鼇擲鯨呿　隼擊鷹揚　上見牛鬼蛇神
沈詮議之文則準　李陽冰語　注　皇甫湜曰
擊鷹揚滅沒空碧　摛藻如春華　杜甫詩曰
蟲月知　曹劉牆　馳驅屈宋　賈氣劇屈賈　目短曹劉　杜甫詩曰
振筆若天文　班固賓戲云沼不貫於當時用不效於
於戲最也　傅元客世雖馳辨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無益
振筆若天文運思若湧泉　杜甫詩云　英辭振金石　高價越璠
璵　筆力動乾坤　芒端轉寒爛　上張承吉詩云
薤愈詩曰芒

端轉宛轉變化若雷霆　筆力千鈞重　光燄萬丈長　歐陽公詩曰興來筆力千鈞重　韓愈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觀賦至於壓藩　讀述爲之閣筆　唐書傳曰楊收善屬文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　宋史傳曰揚補之十七歲從父倅錢塘著七述論通判蘇軾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　雕文將錦繡同美　惠氣與芝蘭等馥　李嶠上高長史啟和詩云云　文章四敏捷　歎賞附

增三傑　唐書傳曰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有名晉陽有魏谷者爲太原主簿並有文辭時稱北京三傑　后辭鋒　王勃上武侍極書曰吞九流於筆海若控牛涔抗五岳於辭鋒如臨蟻垤　麗藻　摛藻以上白帖　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

增二陸　機雲見上　二高　魏書傳曰高閭字閭士其文亦顏之推家訓曰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

足志文以足言左傳云子西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辭慎哉

會衆彩以成錦繡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

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漢書云宣帝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游獵所幸宮館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

宏邈淫豔非碑誄之施豔直踊實非詩賦之用抱朴子

縱橫有義反復成章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復成章

炳若縟繡悽若繁弦陸機文賦

小文猶寸錦抱朴子云小文雖巧猶之寸錦撮口口口口

之珍不得近盈尺之辟也

片言以居要陸機文賦

若滄海之芥抱朴子云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時有小疵猶跡林之枯枝若滄海之流芥有未易爲貶者

若江漢之潢又云吾見二陸之文猶元圃積玉方之他人若江漢之潢及其精處妙絕漢魏文帝典論云或問屈原之人

屈原優游按行相如窮侈極妙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按行屈原之尚也浮沈漂淫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意未能及

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張膽注揚雄劇秦美新論云

孔璋不閑詞賦詳初學記

伯喈長於爲碑李充起居戒云中世蔡伯喈長於爲碑以上北堂書鈔

文王脩文文王伐崇三旬而降

武王偃武武王克商乃偃武脩文

不在茲乎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辭何為

兩都賦理勝其辭

云

晉公子文而有禮 文足昭

也

辭之輯矣 以上白帖

雕龍曰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 文心

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

摛詞期之聲悅發

議必在芬香 北齊祖弘勳與楊休之書曰振佩紫臺之下采金墳之漏簡訪玉山

上鼓袖丹墀之遺文徙撇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詞

期之聲悅發議必在芬香滋自美耳吾無取焉

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走檄用枚皐 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

走檄用枚皐廟廊之下朝廷之中鳥文與明明相如

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

及政者宗班固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藝記曰欲以文經

賈董欲以文動衆者宜揚馬銘

石刻座云

整揚馬之牙陣聳曹劉之氣骨 陸希聲李觀

絲遠窮幽濃映魁巖筆酣憲整揚馬之牙陣聳曹劉之軌幅道義

文集序曰雖

嘗不撥翻治本紕繆深於經史斡繫乎理化也

之氣骨撥顏謝之物色皆然未

之婉雅 姚鉉文粹自序曰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

義鈞也

舒顏謝之氣色藹何劉 其間鼓曹劉之氣欲聳潘陸之

降益以滋薄然其

風格舒顏謝之物色藹何劉之

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

山林草野之文朝廷臺閣之文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文章有二山林草野之

文其氣溫潤演

綸視草者之所尚也

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

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粘豪著

韓休蘇頲集序云

駔駿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 梁肅補闕李君集序

云

八紘馳騁於思緒萬象出沒於毫端 楊炯王勃集序云云

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 宇文道虔信集序云云

斤沈思

於宇外撫流景於目前王世貞藝苑巵言云云　夢神龜李商隱爲崔從事寄彭城公啓云郭璞神龜每通於夢想　夢金龜潛確類書曰劉贊夢吞金龜文思大進　夢吞珠又謝譿見時夢吞六十顆及長善爲詩　夢青鏤管紀少瑜見上　夢丹漆器劉勰見上　夢遺墨酉陽雜俎曰王勃夢人遺以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　夢裁錦文章縗猴曰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人授以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麗後宿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夢五色雲南唐野史曰張泌少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因取一囊吞之遂精於詩　夢紫文鳥唐書傳曰張鷟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鷟也茲兒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登第蘇味道見其所對稱天下無雙員半千數爲公卿稱贊鷟文詞猶青錢萬選時號鷟青錢學士

夢五色鸞元史傳曰燕公楠母雷氏夢五色巨鸞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文　夢筆生花天寶遺事曰李白少時夢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夢仙贈墨明詩紀事曰唐寅字伯虎吳縣人少嘗乞夢九鯉仙夢贈墨一丸自是文思並進　夢異鵲集庭唐書傳曰崔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鵲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五日日方中火主離離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崔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及長強記美文章高孝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　夢瑞芝產門鄭漪華川王褘行狀曰前公生之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

夢沙石成籀文見上文章二　夢筆花如菡萏見上文章二　敏捷

駐馬書鞭魏文帝臨渦賦序云余從上拜壇墓遵渭水徜徉乎高樹下駐馬書鞭爲臨渦賦　駐馬書文晉孫惠事詳下檄四　露布手不暫停征表虎時從被責之墓聊駐馬序頌曰余道經酈生書此文於其碑側　書檄應世說曰桓宣武北

免官會須露布文奏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秦虎云當今齒舌間得利

下筆即成晉應詹下檄四

出口爲論魏志云曹植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耶植跪曰言出

筆不停綴衡鸚鵡者禰衡鸚鵡賦序云特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於衡前曰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以上北堂書鈔

注水箭唐書傳曰陸展爲中書舍人工屬詞敏速如注射言之疾也

下水船摭言曰朱梁時姚泊爲學士梁祖問乃裴延裕曰卿頗知其人思敏泊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帝曰卿便是上水船泊甚慙

擊鉢詔成賦文文心雕龍神思篇曰枚皐應詔而成賦淮南崇朝而賦騷

成詩南史傳曰蕭文琰丘令楷江拱並以文學稱竟陵王子良嘗剡燭一寸爲詩四韻文琰曰燒一寸燭

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拱等共擊鉢鉦響滅而詩成

二刻便成梁書傳曰到溉字茂灌時周書傳曰宗懍

一夜便就

五吏分占

七吏分授

思如湧泉

辨如懸河

七步

唐書傳曰柳公權字誠懸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公權久不時今仲春而衣已給公權應聲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復無留思帝大悅曰子建七步成文魏文帝切而醜令再爲數十言稱賀帝曰成文矣

爾乃三馬不待八叉楊基梁園飲酒歌曰五齡琢句對虛章四韻不待八叉青驪黃配奇偶客來當坐賦短待八叉手

駕天高浪

書廚宋史傳曰吳時敏於立地書廚屬草學者目之曰立地書廚

書吏腕脫唐書蘇頲明皇平內難書詔填委頲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輒重無所差書吏曰向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李華中興序曰學博而識有餘贍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驟獨孤及李公墓碑曰公才多而贍義誠典高祖其文雅有氣質

聽者耳驟下筆立成便得事理陳書傳曰顗晁字元明永定二年為尚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晁獻頌詞奇之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

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又曰時從典儀八歲讀沈約集見晁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援筆立成理趣不凡唐書傳曰孫逖幼有文名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立成理趣不凡日用歎因與交成

援筆立成思致清麗金史傳曰胡嬙天會間大軍下河北嬙為軍士所掠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與之使賦詩以見志嬙操筆立成思致清麗

飛書之急馬上立成席豫隋陽宣墓碑曰授嵩州臺登縣尉劍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抗奉公為管書記飛書之急馬上立成

白刃之中擲管即成唐書傳曰令狐楚為太原掌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軍中洶洶將有急變中夜忽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遽令之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擲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

如書他人之辭柳開補亡先生傳曰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稟如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

他人疾書不過劉定之雜志曰李翺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敏亦至矣

歎賞原

文若雕龍章三見上文

文猶積玉文猶元圖積玉文猶積玉見上文

豔春蘭傅咸裘邑侯誄云言豔春蘭研其幾文豔春蘭

文譬春華石崇贈歐陽建詩云文藻譬春華仲長統昌言云英才譬春華藻

辭藻星布左太沖詠史詩云辭藻若春華

妙句如雲仲長統昌言云英才如雲妙句

聖謨洋洋 尚書伊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書記翩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高義厲青雲 劉公幹贈徐幹詩猥蒙惠高義厲青雲　寅唾既以大雅聲 晉傅咸贈傅氏詩曰倚彼燦星妙彈箏　高論逞元妙 朱德懋贈傅氏詩曰倚彼逍遙集華堂高論逞元妙　歎不可及 傅咸別傳云咸少屬文不貴詞播文章　歎意不可及傅咸之文意人之賦潁川庾純嘗歎曰傅長虞之文不可及也　歎不與同時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武帝嘗讀子虛賦而歎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凌前邈後 晉傅玄七謨云陳思王七啓劉氏七華乃凌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　難與並驅 抱朴子云友人滕永叔問我嵇君道何如人也余答曰一代之偉器難與並驅也　張載稱爲妙賦 詳賦　杜篤誄辭最高 詳誄　讀陳琳之書翕然愈疾 見下　讀二陸之文 晉陸雲與兄書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廢書而恐盡卷　得見此人死不恨矣 史記曰韓非者韓之

如雨妙句如雲　摘藻揚輝 劉珍贊賈逵詩曰摘藻揚輝如雲世有令聞以迄於君　敷藻雲浮 潘尼贈潘岳詩云華茂九春實繁三秋馳思泉湧敷藻雲浮云云　騰傳咸荅曹志書云英氣泉湧逸藻雲騰又潘尼侍中銘云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成公綏集云寶翰電流形管雨散　華若望春 曹植長樂觀畫贊云妙哉平安才巧若神辭賦之作華若望春　文如瀉水 世說云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子玄定何如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成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文雅縱橫飛 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後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魯倜儻安能追　散禮風雲起 劉楨桓譚絕才東觀漢記云桓譚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非詆哀平間位不過郎　阮籍神筆 魏志云魏封晉文王爲晉公備禮九錫文王讓不受鄭沖勸進使從阮籍求其文籍其時在遣書無所點定時人以爲神筆

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其人安在吾欲擢之槛集云康著遊山九吟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康

金爛然成章傅元矯西征賦

爛然成章　金聲玉振飛

敷其豔王叔師云屈雄班固傳毅

敷其豔王叔師云屈原宋玉枚乘相如王褒揚

亘麗慰喻綢繆吳質答東阿王書云質白信到奉所惠發函伸紙是何文彩之亘麗而慰喻

之綢繆乎　終賈杜口揚班韜翰潘岳贈

敷珍潘岳講漢書詩詳史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曹植王仲宣誄

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綦局運巧傅奕惟賢

文彩灼以揚其藻斐以

摛文潤世宣論

篤俗左太沖七諷　元思泉涌筆翰雲生潘岳庾尚書誄　沈思淵洞逸藻雲浮鄭豐贈陸士龍詩　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厲忼慨摯虞文章流別論云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壯麗忼慨應間之綢繆契闇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傅元七謨序云若七依之奇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仲宣獨步於漢南　孔彰鷹揚於河朔　偉長擅名於青土　公幹振藻於海隅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云以上北堂書鈔

小東坡宋史傳曰蘇軾故稱爲小東坡　小韓子明方孝孺見上

南史傳曰沈約見王筠文歎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俱盡不謂疲暮乃逢於君梁書傳曰伏挺字士標爲五言詩善效謝

今復得子白居易見上

日下無雙

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賞歎曰此子日下無雙

詞宗　任昉見上

一代文宗　馬祖常元明善神道碑曰其文出入於秦漢之間蔚乎其華敷學於當世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

後來獨秀　南史傳曰王筠少有美譽沈約嘗謂筠叔志曰賢子弟文章之美可爲後來獨秀

後來之英　唐書傳曰徐浩有文理見喜兩五色鴿賦文心雕龍曰翬翟備色而翔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筆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采則鷙集翰林采之風骨則雄寫文囿若慕韓而高翔固文中之鳴鳳也

文中鳴鳳　張績禹功詩曰吾宋興國未文人如櫛比黃州才專勝漢公氣全粹晦之號絕羣平地走虎兕謂之雖駑亦駿雜駿

文中騏驥　辭鋒犀利　唐書傳曰令狐楚辭鋒犀利縱人遠其

波瀾無老成　得中和氣　唐書傳曰許景先神龍初東都造服

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歎曰是皆付太史與齊漸王丘韓休張九齡更如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急流然爾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有老成風　盧藏用陳子昂集序曰漢興二百年賈誼司馬遷爲文章禮樂有老成人之儀詩人之龜鑑

國風哲匠　顏眞卿孫逖文集序曰洵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

文苑羽儀　駱賓王集曰並文苑之羽翮

金如山劉禹錫祭韓吏部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

謁文成市　見文章二

錢稱萬選　張鷟見上

一篇易一金　唐書傳曰白居易最工詩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輒能辨之

文陣雄帥　南部煙花記曰張九齡嘗覽蘇廷碩文謂同列曰蘇生之俊瞻無敵眞文陣雄帥也

文章司命　李泰伯文集曰韓退之文章司命

文章老宿　李嶠見上

文章宗祖　宋史傳曰蘇軾高宗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祖神宗尤愛其文

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

筆能扛鼎　韓愈詩曰

文章曰娛戲金石相擊撞龍文百鼎筆力獨能扛

海維揚州國士無雙秦少游欲攀天閶無九虎但有筆力回萬牛　稱爲李北海傳曰李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稱李北海　必曰穆參軍穆僎見上　歎今之伯喈梁書傳曰陸雲公字子龍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伯喈也　歎後來王粲唐書書傳曰蘇晉作文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　歎江左以來未有南史傳曰顧協字正體寒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　歎郊居以後無此梁書傳曰劉杳字士深著林庭賦王僧辯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歎三都爲之作序晉書傳曰張載爲汜池賦司隸校尉傳元晏見而嗟歎以車迎之世說曰左思作三都賦請序於皇甫謐謐見遂爲作序於是相訾者莫不斂衽贊述之　歎汜池爲之延譽

言談竟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歎謫仙人李白見上　歎王佐器宋史傳曰楊億見王曾賦嗟歎曰乃王佐器也　歎賦帝京篇唐書傳曰李百藥七歲能屬文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才之壯齒宿而意新乎　歎賦龍虎臺元史傳曰馬祖常應制尤被歎賞因謂中原碩儒通要經濟極言儒術不在弟子之列　歎不與李翺宋史傳曰劉禹錫著儒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與之交又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翺不得與之交又恨翺不得與之交又恨翺

內名 唐書傳曰李乂工屬文中書令薛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 異日必得名天下

宋史傳曰晉隱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爲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 殘膏賸馥霑漑後人 注見上文章二

斯文 蘇軾息繹先生詩集序曰先君適京師謁以魯人子識之後數十年得其文莫不以爲榮 筆端膚寸膏潤天下 劉禹錫云 數十年後無斯文者也 二百年來無此作 歐陽修梅聖俞墓志曰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曰二百年來無此作矣 契丹高麗皆傳其文 宋史傳曰范鎮學本六經不爲釋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 殊方異域咸慕其名 元史傳曰范梈文章善敘事語簡而當及元勳茂德當代銘辭必以命焉殊方異域咸慕其名 家傳墓版得請者以爲榮 集序曰吳之士君子獨孤及李華中都邑領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賄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子孫以爲榮 武夫悍卒得知其文爲重 貝瓊楊鐵崖傳曰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其文爲重 新羅傳黑水碑 唐書傳曰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 日本購潛溪集 樓璹潛溪續文粹序曰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寫定商山記於屏使接於國門必問公安否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於其境內 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難出無聲之境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云 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辭源河海無息肩之地 楊炯王勃集序云 詭然而蛟龍翔 蔚然而虎鳳躍 李漢韓昌黎文集序曰汗漫卓躒奔放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濩發

詩 唐錢起美楊侍郎清文見示詩曰層峰與清流逸

勢競奔驟清文不出户彷像皆在目霧雪看滿懷蘭荃
坐盈掬孤光碧潭月一片崑崙玉初見歌陽春韶光變
枯木再見吟白雪便覺雲肅肅則知造化源方寸能展
縮　孟郊酬友人見寄新文詩曰白日照清水淺深無
隱姿君子業高文懷抱多正思砥行碧山石結交青松
枝碧山無轉移青松難傾落落出俗韻琅琅大雅詞
自非隋氏掌明月安能持千里不可到一返無近期如
何非意中良覿忽在茲道語必陳澹儒風易凌遲願存
貞堅節勿爲霜霰欺

賦　晉陸機文賦曰余每觀文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
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
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
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
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佇中區以元覽頤情志於
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
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
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
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
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
藝之芳潤於是沈辭怫悦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

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
探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
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
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緣波而討源或
妥帖而易施或龃龉而不安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
筆端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
寂寞而求音函縣邈於尺素吐滂濞乎寸心言恢之而
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蘂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粲
風飛而颺豎鬱雲起乎翰林故夫考目者尚奢愜心者
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
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
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
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
要詞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
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瞻音聲之迭代
若五色之相宣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
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
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
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或藻思綺合清麗芊
眠爛若繡縟慢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

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
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而集翠或寄辭於瘁音
言徒靡而弗華混妍媸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
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
徒悅目而偶俗因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
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太羹之遺味
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
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
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
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趁節以投袂歌者應

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
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
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黼黻之罔窮與
天地乎並育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
可止藏者影滅行猶響起思風發乎胷臆言泉流於脣
齒紛葳蕤以駁遝惟豪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
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
流鬱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
軋而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伊茲文
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補訓】明王禕文訓曰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敷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壤人俊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厲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曛疲敝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仰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慶吞志而歿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子豈嘗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摛穠纖唫哢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嫺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又

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豔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閧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筮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沈冥託詭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暌離歡欣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遴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

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辨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練字屢音聲韻軋藻秀春擷花豔晴掇校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詞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殼則遂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閽乃蹕臚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

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繹之碑或鑱於封嶽磨崖之壁莫不炫耀崇勳烜煒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雄奥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攄撫馬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玉采金聲煜煜煌煌鉤鉤鏘鏘袞章繡紋炳炳煒煒續續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韶濩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寞以之

而開褒幽閟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此其為文也不幾于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譜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瀾瀾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温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甍籠陰陽黼黻萬化輶轅三光封疆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敕戒則吐皇漢之華治戎則揚滂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

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于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廣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于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

服車輿凡一代之本末皆藏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及乎蔚宗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篡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謝以纖況乎范陳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

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户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辨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生死之變爲文愼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兵形軍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

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
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
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
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
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眞
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
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
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
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
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

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
稱也乎太史公矍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蔵有
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
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
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
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
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于道矣故
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蔵以加之
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愈焉特在加之意
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

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贊宋孫何文贊曰堯制舜度綿今亘古周作孔述炳星灼日是曰六經爲世權衡萬象森羅五常混并游夏之徒得粗喜精空傳其道無所發明後賢誰嗣惟軻及卿仁門義奧我有典型聖人觀之猶足化成嬴侯劉帝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絕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其工拙互有否臧揚雄歙馬劉翼孤翔可師數子擅文之場東漢而下寂無雄霸亹亹建安格力猶完當塗之後文失其官家懷徃迹户掠陳言陵夷怠惰至於江左輕淺淫麗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于地千詞一語萬

指一意縫煙綴雲圖山畫水駢枝儷葉顛首倒尾治亂莫分興亡不紀齊傾梁絕陳傾隋圮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純鉅手魁手磊落相望凌轢百代直趨三王續典紹慕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土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俗儕於四六風什之訛鄰於謳歌懷經囊史孰遏頹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天祐斯文啓我大君蒲帛詔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漓澄而醇凡百儒林宜師帝心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聽淫哇喪其雅音勿視彩飾亡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徃昔賤臣司箴歌告執事

晉書唐衰度寄李翺書曰文之異者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者在神氣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

又曰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徵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殷周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得而傳也　宋蘇轍上韓太尉書曰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　張耒答李推官書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浚水于江河淮海順而行之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蛟龍魚鱉噴薄出沒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浚而西涸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只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理道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

方希古與趙伯欽書曰近世之文辭所以不古若者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今有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蟲魚之狀而已比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　朱夏答程伯大論文書曰古之為文

非有意于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含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文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彼昧於此者三年而刻楮

唐劉禹錫呂溫文集序云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騷人其色瀲灩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　元吳澂別趙子昂序曰爲文而欲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明楊守陳誠意伯劉基集序曰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大海浩漾中蓄蚪螭鮫鱷卷奄之屬觀者驟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　屠隆漢魏叢書序曰羲農太古其文則隱周孔神聖其文則經顏曾溫溫其文粹美子輿巖巖其文高雋莊列超曠其文洗洋靈均忠憤其文悽怨左氏贍博其文華菀

論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勳德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

說宋蘇軾雜說曰吾爲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

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當行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詔一　敕附

書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史記管仲傳曰下令如流水之有源令順民心故論平而易行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後漢書陳忠疏薦周興曰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温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中說問易篇曰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

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人智博通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淵默黼扆而響盈四表惟詔策乎又曰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詔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武變伐則聲有涛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又曰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文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　周必大宋文鑑序曰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潛確類書照人之闇曰詔　王禕文訓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藹爲王言渙爲大號又曰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萬里

詔二敕附

晉書曰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

者誥也敕者正也　文章緣起曰詔起秦時　漢書武帝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又匡衡傳曰諸見罷珠崖詔書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　蔡邕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有制曰天子荅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字則荅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又曰戒書戒敕州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南史傳曰顏晃字元明

陳大嘉初累遷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　隋書傳曰李德林字公輔周武帝嘗於雲陽謂羣臣曰我常日惟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止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　唐書傳曰張昌齡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又曰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于邵以其文推異等曰後當司詔令　又曰孫逖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又曰徐安貞開元中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又精密張九

爲中書舍人集賢學士每上屬文作手詔多令安貞視草　又曰徐浩書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　又曰劉瑑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刀遽成辭皆允切　又曰韋承慶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藁　又曰李德裕字文饒善爲文章其處報機急武宗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　又曰杜讓能億宗時方關東兵興書詔叢浩讓能屬思精敏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焉　五代史傳曰李琪爲梁太祖翰林學士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　又曰張文蔚是時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誥四方獨守大體　宋史傳曰劉一止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　又曰張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誥命始無以過也　金史傳曰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冊　又曰党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章宗習吏事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　元史傳曰徐世隆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咨

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　又曰張文謙爲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　又曰曹元用文宗時草寬恤之詔每覽而善之賜金織文綺　吾學編仁宗在東宮專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呼矣訥文章辨體序題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

詔三　敕附

唐德音　實意董仲舒賢良對策曰發德音下明詔玉海太史公書高景二紀詔皆不書上獨文紀凡詔皆稱上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皇甕　紫甕漢詔紀綠綠方底用御史中丞

印通官文書不著姓詔書皇甕施檢報書綠甕伯送李嶠入都祔廟詩曰恩級青綸賜祖裝紫橐懸

紫泥　墨宣　玉海晉詔書以青紙紫泥李紳憶夜直金鑾奉詔詩曰墨宣外遲催飛詔草鄭愔同韋鉷入早朝詩曰才良寄天綺　楊億汝州謝上表曰定新恩換題駢參綸掖獲草芝函屬章有爛諒斕斑以何施天律惟精亦陛交之罔棄　發紫宸　下金鑾　玉昌齡筆飛霜如奪錦　李山甫詩曰紫泥飛下金鑾筆　玉海晉詔書以青紙紫泥李紳憶夜直金鑾奉詔詩曰墨宣外遲催飛詔草鄭愔同韋鉷入早朝詩曰才良寄天綺　楊億汝州謝上表曰定新恩換題駢參綸掖獲草芝函屬章有爛諒斕斑以何施天律惟精亦陛交之罔棄　發紫宸　下金鑾　玉昌齡筆飛霜如奪錦　李山甫詩曰紫泥飛

詔下金鑾　詔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冊　唐訓辭深厚　號令温雅　似六經　參兩漢　杜甫詩曰黃麻似六經　眞德秀曰王言之體當以書之晉八王故逼上出謁宗廟主者奏冊日上以青簡詔敕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出也　唐青簡詔敕　朱鈞施行　事云張方烈　明見萬里　響盈四表　實融當爲子孫之謀勿存　後漢書曰光武賜竇融書與漢舊儀云詔書以朱鈞施行　漢書元帝紀贊曰號令温雅有古之風　漢書上詳詔二字

詔

輔車之勢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下詳上掌詔誥爲文典麗惟又敏速最南史傳曰傅縡字宜事雖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下孫逖詳上自爲文章眞大手筆唐書傳曰蘇頲帝愛其文同卿郭斯逸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頌太平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脩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以廣生生爲三輔以得天恒而能久坤順乾以配地是以簡非卿不能眞大手筆也王達震恐德明慚拜唐書傳曰李德裕其處分機務純厚辭皆允切唐書傳曰元稹知制誥變詔書一時體裕數辭帝曰非學士不能盡吾意作詔至達等受詔何敬玄曰宜爲子孫之謀勿存輔車之勢元達等受詔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輒下見上

沈思無加代言爲敏速又無以加

劉琢見上被旨即成援筆無滯唐書傳曰張九齡始張可備顧問後天子思其言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集賢院嘗薦九齡曰徐鉉太平興國初從征太原軍中詔書填委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推之後司詔令

世掌絲綸上詳詔二杜甫和賈至舍人早朝詩曰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喜

如意出能所欲言唐書傳曰韓愈居爾體痛在潮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受傷者曰傷者元史傳曰王磐草縱囚詔帝喜其如意出賜以宮錦

不能者卿爲朕言之嘉獎不已取酒以賜焉

天語丁寧帝言郁穆脩詩

曰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闊曰猥琑編曹仍參鹽職帝言郁穆脩詩

清彝深積優游之幸太平可待文運其昌上夏竦事見五

當令易曉不尚新奇宋史眞宗謂宰相曰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如以老子爲柱史永

安爲洛洵非也　宮祖謙曰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渾厚爲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

詔四

原

渙汗大號見上詔一　其出如綸禮記緇衣篇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鄭注云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黃紙手詔辛毘作曹鑒傳明帝不豫鑒侍疾寫爲黃紙手詔以君輔政　青紙詔書王隱晉書曰楚王瑋臨刑出青紙詔書示監刑劉頌曰此詔也受此本爲社稷今更爲罪頌亦哽咽　尺一詔書魏書夏侯元傳云初元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爲大將軍允是爲太尉共錄尚書事　五條詔書晉書武帝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敦本息末三曰去人事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勤農桑　與庾公函封語林云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開詔末云多使治城公知道王公

刁進表答曰伏讀明詔閒無有見者明帝甚魁數月不出見王公　與王導敬白中興書曰初顯宗幼沖見王導恒拜又帝與導手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永則　奉見詔歎曰聖主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　奉即日奉　闇不見事以此示之詔驚喜踊躍曹植表云踊躍手詔驚喜不見事則有稱名曰詔照也人闇不知所由也　使自驚飭不敢廢所犯以此照示使昭然自驚飭不敢又云敕飭也使自驚飭不敢廢慢也以上北堂書鈔　語當意詳唐書傳曰吳融最先上帝有指授疊十反中御南闕羣臣請賀融跪作詔少選成詔當辭詳帝咨賞良厚　鮮能赦詔金史正隆二十三年謂宰相曰制誥文字各以其有定式故易撰敕詔則鮮有能者　參知政事粘哥斡特對曰舊人已登第尚爲學不輟今人一及第輒棄而不學　最長詔冊見上詔二　檮前具草元文類閣復至元二十三年除翰林學士屢召至檮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

稱善　角樸草詔明紀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帝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對曰亦可令戶部知之帝曰有司計國用必持不淺命中官具紙筆士奇等就西角樓草詔用璽訖遣使齎行

詔五

宋夏竦廣農須曰景德三年春正月須農田救於天下詔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

碑　宋歐陽修王文正神道碑曰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請以詔書責之公請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大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明宋濂侍郎曾公神道碑曰倭入寇戍將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公草詔歸其俘有中國一視同仁語上悅曰頃觀陶凱之文已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運其昌乎

疏　吾學編明王鏊疏乞講學曰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斷如飛羣臣拱視

序　明徐一夔陶尚書文集序曰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尊宣恩意推序勳閥詔令典冊多出公手

制誥一

尚書曰仲虺作誥　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　劉熙

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曰命爲制令爲詔　蔡邕獨斷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　又曰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稱封尚書令印重封惟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吳訥文章辨體曰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諸侯王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　文章緣起曰詰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又傳論曰典誥命者以辭章典雅爲先　文章辨體曰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　又曰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詞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　中說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絜然可見矣　朱子曰三代訓誥誓命皆根據學問數陳義理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　權德輿曰書命者古先哲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　潛確類書告諭令曉曰誥　眞德秀曰制誥皆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事不可深僻造議不可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

制誥二

文中子曰漢之制志詔冊幾乎典誥　文心雕龍曰

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　王安國曰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蘇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　隋書傳曰李德林字公輔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　宋史傳曰劉一止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　又曰韓駒字子蒼宣和六年遷中書舍人入謝上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　唐書傳曰蘇頲加知制誥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又何媿前人哉　又曰于邵知制

誥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　又曰許景先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　又曰賈曾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崔元翰實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詞深厚有典誥風　又曰高郢恭愼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穊或勸盡如前人傳制集者荅曰王言不可藏私室　又曰温彥博善辭令每聞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　又曰楊炎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于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　又曰封敖時劉禹錫平李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德

裕以能明專任是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逮意至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解所賜玉帶贈之　又曰王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温麗多所豪定　又曰穆宗立多言王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　五代史傳曰劉岳建言制詞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自請一切賜之百官有告身自岳始也　又曰崔梲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　宋史傳曰李穆開寶六年知制誥五代以來詞令尚華靡至穆獨用雅正悉矯其弊

又曰晁迥楊億嘗謂其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　又曰梁周翰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右拾遺又曰綦崇禮樓鑰嘗序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　又曰王旦知制誥父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　又曰熊克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詞甚工且有體　又曰樓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　又曰劉一止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制甚偉帝歎賞爲手書之　又曰

王巖叟為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　又曰楊察敏於屬文其為制誥初若不用意及脫稿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　又曰王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為文詞温麗　又曰曾鞏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十數人人舉其職典約而盡　玉海東坡制詞有議論　宋史傳曰鄧潤甫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　又曰周必大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為一時儒臣之冠　又曰汪藻博極羣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　金史傳曰趙

可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　元史傳曰王磐世祖即位首拔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李謙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為首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召為應奉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　又曰歐陽元致和元年日直內廷凡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元手　又曰袁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桷之筆為多　又曰孟祺擢翰林應奉文字一時典冊多其所製　明紀洪武十六年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曰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

訓誥相表裏是豈漢高所能及　吾學編傳曰寨義字宜之掌內制呈五臣及黃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　又曰呂原字逢原秀水人入翰林時選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　又曰曹鼎寧晉人正統十一年入內閣與政典制文詞宏潤　又曰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文章流麗代言數奏明暢爾雅　明紀吳中積宦至少師工部尚書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誥其妻拜訖呼子曰將爾父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耶抑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矣文中何嘗有清廉二字

制誥三

原 丹鳳　紫泥　銜五色詔封詔書　理 楊慎言　敷禹命　王珪謝知制誥陸曰愼漢制之頒期盡追于三代楊堯之華使益頌于四方　尚書大禹謨　號蘇賈　稱常楊　側見上　倣大誥　其辭因魏帝祭廟羣臣皆至命蘇綽爲大誥奏行之丁謂曰十二元之一日忽謂輸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詔誥有勝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戒不用命戮於社又予則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　草漢書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守時上垂意于理數下恩澤詔書霸宣布令人人知上意也　漢報淮南王書

常召司馬相如視草

博爲請曰師古練時事長于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無憂乃以老文本爲侍郎專典機務其制頗眞卿孫逖集序其除庶子也苑咸草制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

雙日隻日

黃麻白麻李肇國史補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誅討冊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用白麻紙雙日起草隻日宣徽院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編命重輕之辨

典雅溫潤

高簡粹純眞德秀語見上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粹溫潤典裁元厚之精體穩密蘇東坡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

藻潤

潤王度則有詔誥遼史傳曰李幹兄在汴密遣人召幹夜遁至涿爲徼巡者所得帝欲殺之高勳屢言於上曰幹富於文學方今少留掌書命可以增光國體

西掖掌綸

北門持臺

見上朝推無對注王安國上參政侍郎啓曰北門持臺三朝積潤色之功

得代言體

有古人風

見上汝孃詞命雅正有古人風

允契宸衷

雅

稱上意

王之綱王磐贈官制曰入視草則允契宸衷播芳於簡冊劉三吾宋訥墓志曰嘗同諸儒應制撰敎文界僧道籙司領敎事者十有六通雅稱上意超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

青編出

令狐楚

白雀

黃紙降蒼龍書見後

炳重離之暉

含雲雨

授宮進賢則義炳重離之潤詩詔曰故授之潤文心雕龍曰故授則氣含雲雨之潤詩詔敎一

丹青生帝典

金玉鏗王度

王禹偁

文章等於訓傳

機

度詩云文集序曰潞帥劉從諫死張建封事出於神明權德輿張建封墓誌曰廷又輸門叛將橫事出於神明其子請爵爭地屢鬨王廷又輸門叛將橫水餘兗鎬上相之旌旗溢晉陽之敎文章等於訓傳云云是有伐上黨之制南平晉陽之敎文章等於訓傳云云

顯王言於典謨

彰帝範於國籍鄭一亞李德裕會昌一品制序云云

制誥四

原天書詔書　天語

易后以施命告四方　封康叔

尚書武王封康叔作康誥　下寬大字後漢侯霸君房爲尚書令下寬大之詔四時之令霸所建也　王命急宣王命　君命以上白帖　告四方

尚書令下寬大之詔四時之令霸所建也　不稽留漢司隸校尉楊球爲太尉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凡

一詔書法至精帝善之又參上皇語關竇雍一時　穆宗制又曰崔羣穆宗立太上皇語關竇雍一時　又參

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籌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消南陽之讀然之則傳付久矣　穆宗制又曰崔羣穆宗立太上皇語關竇雍一時　又參

必令視草唐書傳曰張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有所爲必令視草　多其

視草宋史傳曰趙鼎爲文渾然天成凡帝好文詞有所爲必令視草　多其

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　白氏制樸玉海

白氏制樸玉海　述之用元稹詩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是也　玉堂制草

又隆興元年翰林承旨洪邁撰序云是書自承平有之南渡以後詞凡將相之除拜后妃之封冊詔書之頒發樂語之奏上文布政之牓無不備具　人舉其職曾鞏見上文　人

得所宜見上文章三　一夕五制

就帝奇其才　一夕四制

試思能否一夕並草四制訓詞精敏在廷向在玉郎見卿詞科宜代言不旋踵遂兼二字　雅宜代言玉海周益公初對玉音云　最善制誥党懷英見上　元

白未足多歐陽修謝絳墓誌曰公於制誥尤所謂常楊元白未足多也　誥命亦

不愧朱子曰南豐擬命中亦不愧雖　非通元不慊意唐書傳曰吳通元爲起居舍人兼知制誥凡帝有誤述非通元筆未嘗慊　非令狐不切旨又曰令狐楚停學上出爲華州刺史他學士抵其草思楚之才　沛然如時雨

穆然如景風劉禹錫韋處厚文集序曰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將相之册和而雅云

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楊嗣復薛公集序曰九年尹掌詔誥大則發德音脩典則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中則褒才能敘官業區分流品申明勸誡無詭詞

潤色乾坤之容委輸海岳之廣曾肇啓王者之言潤色乾坤之容文雖不逮委輸山海之廣志則有餘

制誥五

唐詩唐令狐楚南宮夜直見李給事封題其日所下制敕知奏直在東省因以詩寄曰青紙出白雀黃紙降蒼龍北極絲綸句東垣翰墨宗尚喜元露點猶濕紫泥封焰暖凝仙燭馳心裹禁鐘

唐表宋歐陽修謝知制誥表曰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恩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詔誥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

唐啓宋王珪謝知制誥啓曰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落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所淵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緜其間詔書始下政

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潤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令於皇彌文

增狀宋蘇軾司馬溫公行狀曰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

明鄭濟華川王公行狀曰公諱禕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

增銘明楊士奇胡文公神道碑銘曰公職詞垣十有九祺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

章奏一

增尚書曰敷奏以言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我后于內　劉熙釋名曰奏鄒也鄒狹小之稱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又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又曰奏者亦需頭稱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　金樓子曰上書奏事者為文人也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又定勢篇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　又章表篇曰昔唐虞之世敷奏以言秦漢之間上書稱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達于上也　又曰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

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覽足以窮理酌古命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陸機文賦曰奏平徹以閒雅文選注曰謝恩曰章陳事曰表効驗政事曰奏　宋祁治戒曰至于奏議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　周必大文鑑序曰奏疏表章取其直諒而忠愛者　吳訥文章辨體曰按唐虞禹皐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迨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是厥後進言者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洩則囊封以進

章奏二

伏蒲　削稾伏青蒲奏事　漢孔光　字誤　閫壅

漢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曰馬與尾五今乃四不足一　輒削　輒削其獲讁死也　壅於上聞

皆焚　魏志陳羣字長文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　晉羊祜字叔子嘉謨讜議皆焚其草故世人多莫能聞之

復逆條對　周禮宰夫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諸侯之復萬民之逆注復請也謂於朝廷奏事逆者迎受王命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也宰夫主諸臣萬民之逆受王命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也後漢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急變闇急事也　條對

持被　受錢後漢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嘗俯伏省閣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之　漢陳湯字子公常受人金錢作章奏率以此敗　持被

皂囊　紫微後漢書傳曰蔡邕上封事録所施行七事詔問曰宜被露得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章奏王之綱王磐贈官制曰明弁權姦露奏重紫微之柄　凝霜

生風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王氏類苑傅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伏臺閣生風云 金石丹青陸贄翰苑集序曰其關于時政昭然與金石不朽者疏論得失事若丹青切痛入骨魏公桑維翰字靡神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書寫削本草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副封謂副本也以所上事一本與尚書謂之副封 聞吏竊草使人可奏漢師丹字仲公議改幣丹使吏書奏吏私竊其草丁傅聞之告丹上封事行道持其書遂策免丹漢汲黯字長孺奏事上時在武帳不冠見賜起避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也如此 賈誼露草陳咸定奏露草疏舉丞相元成言朱雲暴虐雲上書自訟陳咸爲定奏章史周世宗紀曰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從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置於香几五代 削本草去副封後漢樊宏魏

玉海考宗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衹便坐則置於香几羣臣皆得就觀 唐書傳曰劉仁軌武德初河南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 竄定數言 親書十事 章表殊健仁軌見其稟爲竄定數言玉海曰寧宗龍潛時親書十事考若書曰詞賦甚精章表殊健 表奏太浮 令狐楚薦齊抗表奏太浮外若坦蕩中甚恨懊 唐書傳曰高鍇文宗詔侍臣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以戒浣宕李石曰古人以文害事戀弊抑末誠如聖訓 以文爲詩部 以繡爲禮部侍郎 閎徹清密 奏容暢達 又曰蘇味道作章攬筆而成閎徹清密當時盛傳吾掌綸誥編次曰悅岳字齊容錢塘人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奏容暢理 二百餘奏 三十六體 又魏徵拜諫議大夫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又曰李商隱初爲文靡麗奇古及在令狐綯府綯本工章奏因授以學商隱靡麗偶對長短而繁縟過之時達考古道今會文切理 親知莫

知所言　子姪罕窺其草　唐書傳曰裴遵慶諫高見從臺疏數而莫知所言　程伯淳行狀曰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草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

馬周不取身後名　田錫不賣謗時直　唐書傳曰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　宋史傳曰田錫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三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豈可藏副示後諛時賣直耶命悉焚之

章奏三

原子雲筆有餘力　論衡云谷子雲唐子高孔璋微爲章奏百上筆有餘力

煩富　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煩富

公車受章帝聞而怪　漢書云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意予是逐輟例

遠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予是逐輟例

主簿告怨帝乃大怒　謝承後漢書云寧陽主簿訴其縣令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聞

陛下爲臣父章百上終不見省豈臣父章不足采乎臣竊不解何以告怨乎帝乃大怒　懷刀截章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爲郡奏書吏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遣慈以行慈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門曰君欲通章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即取刀截破其囊出章題署已先懷刀來視之吏殊不知其爲慈截囊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去後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慈字子義其知名如此

置章御坐　後漢周泉爲平原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虞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誡帝以上比堂書鈔

不及奏　漢何武字君公遷揚州刺史有不及奏即以便宜施行之

先露章　漢向長字子平石必先露章服罪所舉奏千餘事皆手書陳事臨薨焚其草不宣于外也

義眞毀草　後漢皇甫嵩字義眞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陳事臨薨焚其草不宣于外也

文若焚草　魏志荀彧字文若以故事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上忘倦　馬援善談說每奏事上聽之而忘倦也

帝與戲

郡詣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侍中奏免詣官帝曰吾與卿耳請自奏事漢京房出爲太山太守奏請無屬刺史得自乘傳之房論石顯五鹿充宗而上封事曰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門卯南辰閒必有關絕臣不能奏事上輒下其奏議臣初是充計者什二中什五最後十八

章奏 白奏 程奏 巧爲奏 以上白帖

上言 上陳 草

唐書傳曰高儉敏於占對奏議未嘗不焚草家人無見者

戴胄削藁 又曰戴胄所數內綵政得失咸有可觀奏

置於禁中 玉海至和二年八月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以知得失而殿最之請據今御史諫官見員置章奏簿于禁中時觀省之

置之枕席 蘇軾遠富鄭公神道碑曰公又上疏願益畏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詔答曰義忠言讜理正文直苟非義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誘此敢不置之枕席銘之胛腑終老是戒

鬚髮 皆班彪所爲 皆嘉貞所爲

白范蜀公墓志銘曰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

毛髮

森竪 周恍書鄒浩傳曰予奉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諫立劉后疏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毛森竪

皆班彪所爲 皆嘉貞所爲 王氏類苑張嘉貞補平鄉之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後漢書傳曰實融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所上章奏誰與參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病之問吏曰此頗有嘉客所爲後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浹循憲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爲乎吏以嘉貞對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劉曰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貞

凡章奏各中其理

劉切三千牘 張以寧送館朝憲使之淮西詩曰劉切三千牘飛揚四十春

劉切數百奏 李槃劉秉忠贈謚制曰劉切數百奏學力盡在是矣蘇軾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上疏論脩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誠曰國之要三曰信賞曰必罰曰任賢曰納諫曰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此矣汝愚進所纂集國朝名臣奏

議君道至邊防終之以總議凡一百五十卷目錄
五卷孝宗論宰相周必大等曰治道盡在此矣數
條漢興以來便宜章奏
漢書傳曰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
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
武以來章奏後漢書傳曰李封上建中傳封蒼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爲唐書傳曰令狐楚李說嚴綬繼
覽太原奏辨楚所爲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德宗
覽淮南奏知昉所作宋史傳曰李昉周顯德二
覽章因訪其後又曰王禹偁字元之真宗嘗覽禹偁章
即召對擢大理評事
覽奏歎不同時楊士奇滁州重建醉翁亭
記曰仁宗在東宮覽公奏
歎人用心如此程頤答示草奏書曰
仁君子之用心深切如此
忠厚爲國如此明紀弘治十七年帝云
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
輩奏章先朝大臣
其忠厚爲國如此
馬伸削豪宋史傳曰馬伸有建
明輒削其豪人罕知之
韓琦存豪王氏類苑載
歐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
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
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豪
一清字應寧學博才雄善謂導應變濟務尤曉暢
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千
占授吏曲當事情
吏曲當事情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
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治
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云云
楊秉
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
伏楊秉秉耿介於災異陳
蕃憤懣于尺一曾鯁得焉張衡指摘
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

表一

增劉熙釋名曰下上言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三曰表

又曰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又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某甲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詰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以下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　又曰章表皆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　文選注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三代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潛確類書思內表外曰表　明紀洪武六年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命中書省學作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書切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雖欲變之而未能近時詔誥章表之類仍踵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詞所掩自今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悉從典雅　文章辨體曰漢晉皆用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

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用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體亦各異焉　又曰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

表二

原　孔璋殊健詳章奏　阮瑀之俊典論云陳琳阮瑀之章奏書記今之俊也

樂假潘筆潘取樂吉　表岳曰當得君意廣又曰樂廣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次比便成名筆時人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意岳因取之吉無以成斯美也　五字悅服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所憂問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　操筆便成　後魏董紹傳云孝武崩周文與百官上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

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惟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紹操筆便成表奏文帝乃允　口占上表　高堂隆集云隆寢疾篤口占上疏曰紂縣白旗築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成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胃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徙討碁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諸呂之亂宣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監也

以上北堂書鈔

手書謝表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也　天英筆　金史傳曰李經字天英兩舉不第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師有表至朝廷文君即位召拜禮部　孝孺筆　吾學編傳曰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建文君即位召拜禮部侍郎賜御書恰老堂扁及縣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略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於神道未見几杖之有饑饉之民憑几以安身則思一物容有失所之歎或有饑饉之民憑几以安身則思四方或曰此孝孺筆也　戒浮華　見表二表奏大浮注　歎切直　王安石讀江南錄曰兒時聞金

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讀之詞意切直忠臣之言　手不輟筆　見上文章四露布手　操筆立成　南史傳注　穆新除尚書託任昉為讓表昉不暫停注　劉之遴代作揚筆立成昉曰荊南秀氣果有異才後名位必當過我也　三軍感泣　見敏速白令之遴代作揚筆立成昉曰荊南秀氣果有異才後名位必當過我也　三軍感泣　見敏速白

蘇軾蜀公墓志銘曰公忭安石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上謝表其略曰望陛下以星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壯之

柳慶白鹿表　三國典略曰柳慶領記室北雍州獻白鹿都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美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相述不已相公柄民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其弊慶操筆立成詞兼文質綽讀而笑曰积稠猶尚何移況才子耶

徐渭白鹿表　明宗憲筑令文長為表并他幕客所撰進世宗覽之大悅若寵異少保少保亦以是重文長

以華艷治罪　隋書傳曰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於是上書曰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

厭織巧頌式　命左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

前後三百餘事　合璧事類後漢皇甫嵩字義貞前後上表陳論有損益者三百餘事皆手書不

宣於外也　同日二十餘人王氏類苑盧詢祖同日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孔珪以示謝朓南史傳曰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示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楊遵彦以示陸印見文章二清臣豫搆遺表唐康秀才等謀讓希烈奉眞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眞卿卿度必死乃作遺表慕志祭文文正不求恩澤歐陽脩王元公神道碑脩手文正公不求恩澤不畏三思草表唐書傳曰睿宗時武三思用事敖輝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與畏三思不敢爲草獨義爲之詞義切不爲龐勛草表又曰温庭皓署徐州觀察使崔彦曾幕府龐勛反以庭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節度使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泄明日復見勛索表答曰吾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笑斃視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無一操槊乎更使同重草表世祖覽而奇之陳書傳曰徐伯陽字隱忍天嘉二年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宴安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太祖覽而異之洪武八年薦舉公孫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舉太祖覽而異之公

時潤爲工自是兩府牋奏多命草之凡十著益兩府牋奏多命草之凡十八表皆孟陽爲文陽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十上皆子安起草明史居環列以其賢厚禮重夫章表之爲用所以對揚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亦且國華文心雕龍曰原是當世宗意得超拜既其身文亦且國華可謂成文可謂德音翰林論曰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

中羊公之讓開府何謂德音矣

書記一

原 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廣雅曰書記曰書

增 劉熙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示不滅也　又曰記紀也紀識之也　蔡邕獨斷曰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　揚子法言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嘒嘒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淩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　又曰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又曰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顏氏家訓雜藝篇曰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李克起居誡曰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是他私密事縱能不宣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潛確類書序曰言如意曰書　又曰言志曰記　文章辨體曰按昔臣僚敷奏咸舊徃復總名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奏惟咸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

苟不具之于書則安能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可以爲脩詞之助至于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荅問之言率多乎進脩之實又豈止于文辭而已

書記二

原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　又曰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吏乃召善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且省官事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吳錄曰王獨坐

王宏爲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蜀志曰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旨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廻避　典略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而

竟不能增損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羨字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敎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堪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山堂肆考曰張九齡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於鴿上飛往投之目爲飛奴　范傳正李白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草荅蕃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　又劉晏任權藩炎乃其壻雖書疏往來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之節　五代史傳曰李襲吉爲晉王書諭梁太祖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附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詞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　宋史傳曰錢昱善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金花扇及急就章　又曰李之儀能爲文尤工筆札尺牘謂刀筆三昧　元史傳曰郝經拘

宋十六年及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寥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鴻稟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

書記三

原

辭藏　簽封上詳下四　吳志曹公聞太史慈名遺慈書簽封之發省無所道但盱當歸

增

手筆　心聲後漢書傳曰趙壹字元放報皇甫規曰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厚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惻也上見上

辭掛書　大達信陳泰為并州寶貝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于壁不發其封京邑貴人寄京久無吳中家信大名黃耳機笑語曰能為我取家信乎犬搖尾而去卒達家信

載青泥　吐墨書東漢記曰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洛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神仙傳曰葛元見買魚者在水邊元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平曰魚已死矣元曰無害也乃以丹書紙置魚腹鄭魚水中俄頃魚還躍岸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菜而飛去

青鳥銜　紫燕寄　李白以詩代書答元丹丘曰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與我忽悲歌曰紫燕西來欲寄書顧況飛去

錦字表心素　寫中襟　張謂寄遠詩曰空流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劉禹錫和武中丞寄懷詩曰雲箋寫中襟緘念前俱彩翰寫中襟

鯉魚腹　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下言長相思

尺牘偏才　刀筆三　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蘇武裂帛為書繫雁足下

繫雁足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至於陳遵占辭百對各意稱事斯又尺牘之偏才也下見上

眛衡代書親疎得宜

計吏脩敬　功曹却書　蜀郡太守因計吏脩敬於曹騰益州刺史种嵩於函谷搜得箋奏騰中臣外交請納官治罪帝曰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安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因安致書

於今安曰公事有郵驛私請即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襲然而止　下筆稱旨觀牘被賜陳書傳曰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武帝之討之引為記室知禮文贍速每召製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　不展家書　悉焚私牘肆考吉下見上書記二胡安定公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始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又厚德錄曰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被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無日月不觀　遇名諱須避山堂肆考張文潛每見親友書無日月便撤於地更不復觀又呂公希哲嘗言凡與交遊書聞其祖父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文潞公與故舊敘接一座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希閔擅西洛之牋　陳孚宋史傳曰楊希閔善緘尺趙晉守西洛嘗中牋疏皆希閔所為元史傳曰世祖命梁曾再使安南陳孚為副比至詰日燔以不庭之罪往復三書宣天子威德詞直氣壯皆孚筆也

書記四

應璩善書記　文章敘錄曰應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又吳質別傳云質有才學善為書記

葛龔善文記　後漢書葛龔傳云和帝時龔以善文知名著文賦碑誄書記凡十二篇

簡書如雨　王傑集院瑜誄云既登宰輔充我秘府允可文章愛及軍旅庶績惟殷簡書如雨強力敏成事至則舉

紙落如雲　潛岳陽制州誄云多才豐藝強記洽聞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粲然耀眼　陸景書曰獲荅彪蔚粲然耀眼音孔昭披紙尋句粲然德輝

翕然愈疾　見下檄二

過百萬之衆　晉書云荀勗與裴秀羊祜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書喻皆感悅相謂曰若前和親帝謂勗曰若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又曰劉公為荊州鎮沔漢每有輿發手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有事人爭過百萬之夫也

赴之歲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與書皆不發

先賢行狀云杜安字伯夷年十歲名稱鄉黨十五入太學號奇童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皆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開窌出書後收捕貴戚安開窌出其書示之不罹其患

射書燕將自殺

魯連子云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

誤書燕國大治

韓子云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舉賢而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

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

陳思王與丁敬禮書

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傅咸紙賦詳紙以卜北堂書鈔

書三歲之字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書中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寓子西子產寓書于子西使告范宣子　貽子產鄭鐸刑書叔向貽書于子產

空函大怒

柏溫將以殷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欲答書慮有謬誤開函者數十竟達空函

溫大怒之

點竄愈疑

曹公與韓遂書多點竄如遂改定之者馬超愈疑

通草書

魏文帝命劉廣通草書廣答曰初以尊卑有節不敢脩草書

奉尺尺

喻禮之分是以寸區區之敬尺尺之書注簡牘或長尺或北迴邪同契

手答書

晉馬融書曰書雖兩紙八行云云

心存尺書

劉昆上書曰南陵子產寓書于子西子西使告范宣子

敬心有尺書

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留滯

公車待詔

公車令屬衛尉

不封遺書

秦二世使遺趙王書不封欲使君臣相疑

不發私書

鄧都公廉

使執訊而與鄭子家使執訊而與晉之書告之宮

叔夜懶而不作

嵇康之絕交道以上白帖

洪喬傳而是棄

李陵之答蘇武用嗣德音

達山濤以絕交道

丈尺書

說苑正諫篇曰張祿曰夫秦者四塞

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丈尺之書寄語我秦王我往而遇焉固君之入也孟嘗君為書寄秦王往而大遇

小紙書 晉書傳曰何曾為三公有以小紙為書者敕記室勿報

豫章書 李白詩曰南來不得豫章書

長葛書 杜甫詩曰長葛書難得

妻不寄書 山堂肆考王良為司空司直妻子俱不入官舍到東海過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候曰我司徒人也故來受書良曰妾是也薄相無書敕令去

婿不開書 見上

試自為文 蜀志曰先主與諸葛亮書自為文草之即為草書寄遣隨馬良通聘繼好以結昆弟之義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大夫待之良即為草答書盡為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都將選官多求請託僧智謂子曰其使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作後詢問僧智僧智謂子曰荅汝等各以意作後詢問僧智僧曰文僧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智讀書歎曰此兒大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

再拜受書 孔叢子雜訓篇曰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于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亭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之

鴿繫書 見前

音書 南齊書傳曰徐湛之善辭義高遠韓愈荅山人書曰足下猶能荅書南齊書傳曰周顒字彥倫素善尺牘沈攸之令顒裁荅草荅蕃書見上

得送絕交書 太祖口授令文學部

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

再拜受書 孔叢子雜訓篇曰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于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亭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之

音書 南齊書傳曰徐湛之善辭義高遠韓愈荅山人書曰足下猶能荅書南齊書傳曰周顒字彥倫素善尺牘沈攸之令顒裁荅草荅蕃書見上

得送絕交書 太祖口授令文學部

書稱善唐書魏徵傳曰武陽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為因促召之

啓書歎息梁書王規傳曰唐大順中顧雲同羊昭業等脩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昭業求為逢休諫議為先容謁之雲潛啓之閤一幅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龍尾首並無一語及雲雲歎息而已

不數附書李翺答獨孤舍人書曰所不數附書者獨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耳

即答書容齋隨筆曰士大夫得友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嘗記白樂天有老慵一絕句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閑門居近來斷喜知聞絕悶懷稀忽得尺書即欣寫東飛鳥

飛鳥寄書唐陸龜蒙東飛鸚鵡報書賈至度隴有思家詩曰隴山鸚鵡能言語為報家人數寄書

報李密書唐書傳曰李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於帝呼為兄請以步騎百人自效帝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寧推順使騁其志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

披贈錦之英華劉筠啓曰頼州曾學士適將歎紱俄扇誨函披贈錦之英華徒知誦聞心聲之清切黃福奉陳進示琅琳之謙旨殊匪為他

貳卿書曰淄續云曾有幕府之鸞織已葬神投之魚腹竟不知二楮先生所載云何既不得瞻手澤之光華又不得聞心聲之清切

飛書走檄用枚皐見上文章三

飛書走檄徵陳琳崔鴻穆氏四子講義記曰鄭石鋪座者取崔琳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固飛書走檄者徵陳琳

筆不停綴文無所改南史傳曰蔡景歷對使答書文無所改詳敏速

成未嘗定稿梁書傳曰范雲善屬文便下筆輒成未嘗定稿時人至疑其宿構

書之急馬上立成席豫見敏速

書檄露布馬上占辭薛收見敏

日得百函應對無廢見上

日百餘牒皆合事宜山堂

肆考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嘗引為行臺郎對掌機密時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來日嘗有數百牋柔則隨機裁答皆合事宜

書記五

原 書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人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駑駘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辟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

書記五

官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致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躡先王之蹤體弘懿之

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獻寶以罹折趾屈子納忠終於
沈身已而和氏之辟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
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咏史無虧於東主
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
揚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辛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潘
翳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
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
荅張纘謝示集曰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
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

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寔小言破道非
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
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宜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
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坤璪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
邊久留四載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
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
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三首
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
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
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裡細腰令與眞類鏡

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睹駐雲之曲筆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元帝荅劉縮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為龍為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為枕帷前之帙仍可為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刺舉且擢高麗近雖預觀寸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辭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先哲　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

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户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搆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經年

勒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疲於精力宜令吾見此異書　劉孝標荅劉之遴借類苑書曰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豐豐於緗紬閱微文於殘竹暱飲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迴塘莫辨輿馬爲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牒擱管瞰册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唐張九齡上姚令公書曰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盈虛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　李嶠上雍州高長史書曰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污隆故其處則閉重元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攄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後始終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徵嘉遯之爻閭闔洞開不列亭衢之步

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爲役婆
娑塵垢之中踖踖蹐籓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然
以守其愚直任此拙宦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
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嘗昔朋遊詎有中人見
識自獲黍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
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君宇
之陽氣而堂上百里畿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
之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進欵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
夫客果有能不孤彈鋏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
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已者也伏惟君侯
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廚開銘鼎庭列歌鐘吐辭吐之言
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
流於心鏡粵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
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回天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
秘省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揮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鱗
藻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
方致維桑之禮賁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
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辭農下邑希光東壁猶
是負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
提奬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

以無言受業豈非時享其會命塞其通者乎願君侯重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辭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下有狗生之士矣

檄一

原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劉熙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文心雕龍檄移篇曰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兵先乎聲其來已久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　又曰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　又曰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使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又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諭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潛確類書諭令皦然曰檄　玉海檄兵書也晉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漢以後方有題

檄二

原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

居上前怠慢嘉爲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又曰盧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丙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　典略曰陳琳字孔璋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吾病數

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爲書檄三祖諮命招喻多放所爲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登屏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　李克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增山堂肆考房元齡爲秦王世民記室出八十年軍符表檄駐馬立辦文約理贍初無草稾　令狐楚薦齊若表曰倘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　又盧汝弼爲

梁移檄於李克用中有句云自朱邪之叛子之流離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　玉海熙寧六年瀘州羅晏夷叛詔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以便宜從事七年瀘夷平上勞之曰檄奏贍詳近世鮮有　元史傳曰趙辟至元元年帝欲為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辟為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

檄三

涼　至漢國　入燕營　項羽檄漢高祖魯仲連檄燕將　起相如　為彭澤司馬相如以木為書刺外國之尹詳見上檄二毛義事以上俱白帖下

吹火催秉燭草　北齊書曰高祖西討命李義深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說即署相府主簿崇典文筆　明紀張佳胤萬曆十年兩浙市民變作秉夜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乃用兵梟五十餘人諸無賴皆鳥獸散　琳瑀擅聲　彭楊並美龍曰琳瑀以符檄擅聲李商隱樊南甲集序曰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楊草檄　盾鼻磨墨　馬上占辭北史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稽上墨作檄文下見敏速　太平御覽郝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書檄雲集含不起草　陳書傳曰顧野王博洽聞侯景之寇郡將表君上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顧以口占　遠近咸聳　本州獨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九十七　檄　五

獨完　蠻落復平　士氣皆起　又李曳簡徙劒南嶲州刺史王顒積奸賊致蠻叛去為詔行營都統移檄天下先是諸將皆莫肯先破賊及王氏類苑王鐸令殷然士氣皆起數戮

凱曉大義　俱愜元理

撥四

原應詹作檄見者慷慨既晉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王澄三部軍事及洛陽傾覆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後漢書云趙曄少嘗為縣吏奉檄督郵曄心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去到

為資中請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案資中縣名杜撫字叔和建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

易雄列王敦罪　鄧粲晉書曰春陵令長沙易雄距王敦駐檄遠近列敦罪惡城陷為

魏人所虜送請敦以檄示雄雄曰有之但雄力弱不能扶翼本州匡救國難以此慙恨爾

陳琳書

魏武罪獻帝奏春秋云魏武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以及父祖乎琳謝曰君昔為本初失在紕上不得不發也

羽檄三至　魏志云袁紹以董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貿乘虛掩討輒大克破

賈昭厚待之因用為間

羽檄立成　晉書曰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敦威將軍孫惠率衆應之

王隱晉書曰孫惠為東海王越記室掌文疏豫參以上北堂書鈔

見檄流涕　晉書曰元逸攻周馥於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故將馥見檄流涕曰

捧檄流涕

使謝擒為檄擒馥之詞擒聞之必謝擒之遂毀草旬日馥衆潰

山堂肆考李憩擒蔡李祐詔釋之憩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兵馬使六院者唐禁兵也祐捧檄流涕

踢折郡撽晉書曰張軌大族識吉張氏霸涼州自以才力應之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翟佩移撽廢軌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踢折郡撽排闔入諫軌默然從之不草僞撽白居易李公家廟碑曰公名紳字伯撽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罹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引用強以章撽絕筆不書

我筆見上文撽豪健山堂肆考褒度表斜元輿掌輿記文撽豪健一時推許

撽奏贍詳見上傳撽諸國通鑑開元三年監察御史張考萬陳磧西利害請察其形勢十月攻阿了達於連城屠其三城停斬千餘級了達逃入山谷考萬傳撽諸國威震西域勒石紀功而還山堂肆考時朱泚亂崔造輒馳撽比部二千以待命德宗深嘉之馳馳撽北州州發所部

謂天上人見詔二天供

馬立辦見上應馬上急見上傳撽河北唐書傳曰顏杲卿在平原約共起兵討賊乃斬李欽湊械賊將高邈邈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

郭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馳撽諸道崇黃巢反數百里以徇因發兵馳撽諸道合僞使齎詔至景崇斬以入關問行在貢輸相繼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繼覽撽

覽然武后罪后讀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又曰駱賓王初為徐敬業府屬為撽傳示天下斥然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

覽撽大喜見上撽如流星李白古風曰羽撽如飄風又送羽林陶將軍詩曰飛書走撽如飄風撽如雉走杜牧平党項表曰雉走撽書遠近同至

撽如流星撽如飄風弘義輒自詫曰我文移如狼毒野葛

撽如狼毒山堂肆考王弘義再遷左臺侍御史吾學編傳曰王守仁

投撽討賊

投撽討賊宇伯安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急走小舸環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撽召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撽至京師及江西諸知府郡朐等兵討賊以疑宸濠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和人附江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武泰和人附江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龍宗武泰和人附江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明紀漫錄曰龍宗武泰和人附江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文學部

移撽捕奸明明紀漫錄曰龍宗武泰和人附江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致少參嘗陷吳士期閉空舍陵蹟

至食衣襆死江陵敗戍廉州着伍兩月而逃乃移檄江右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復遁三苗之窟桃鱗義士尚尊君命以投荒詆痔邪臣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厠中食穢反藥王章而離伍遂物醫治罔效

文檄皆出其手唐書傳曰賀德仁開皇中爲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基字敬初臨海人初在潘府飛書走檄皆出其手

書檄皆出其手吾學編傳曰陳

檄五

檄文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

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蘗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所過隤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
正專爲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
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椅其後若舉炎火以燔飛蓬
覆滄海以沃燋炭有何不消滅者　又檄吳將校曰孫
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斧名字不足以涜
簡墨謂舟裨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
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
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
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
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翻羅聖賢之德也鵷鶵之
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寧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
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
匪民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
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
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
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
投迹徼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爲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豪性强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猛政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爲弟則不順爲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庾闡爲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宣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蔓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爲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濶良難爲心　又檄李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睹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啓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痰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

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檄日　又爲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没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能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離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荆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略莫不張膽阻鐵人思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飄之掃落葉也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粤若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宇内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易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昌平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我人民離散我兄弟藏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兕不足書其罪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皦日爲之退舍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嶽鎮地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脩禮讓以止訟舞干羽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元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惟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身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濱彼

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挾子垂翅俱在籠樊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

梓於馬傾折竹簡以此權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
時而動見幾而作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
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終爲晉用也　陳徐陵檄周文曰
主上恭膺寶曆嗣奉瑤圖既稟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
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銷鋒鏑況復追惟
在楚撫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餐之惠年馳玉
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使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
匿招我叛臣翊從蕭湘空竭關隴荆梁左右漢沔東西
籲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爲心
彌切宸宸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

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折此則作
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呼之則反速而費小不懲則
叛遲而禍大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
池魚橫使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露
霧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
子孫翫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
弩衛城長戟指鬬徒探雀穀無用府藏之虛空請熊蹯
詎延漏刻之命外崩內潰今實其時鷸蜂相扼我乘其
弊方使鐘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
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轥轢劒騎之所蹂踐杞

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卷江淮無淹弦望（唐駱賓王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文粹作厚）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泰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文粹作遂海）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文粹作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唐書作山）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鄙（唐書作朔）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茲制敵（一作此）何敵不摧以此圖功（集作以此攻城）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家傳漢或地叶周親唐書作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文粹作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文粹作圖）無廢舊（文粹作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唐書作絜）山河若其（集作或）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李商隱爲濮陽公檄劉稹文）曰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旋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尚淹歸欵來整來軒（集作轅）我臣鼓舞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

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拗憤則沙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集作兼水灌魏趣邢郡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集作餓孤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飚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衝梯喪貝齊陵飛走之期既紲投戎集作戈

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西集作戮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集作魂魄集作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集作用事之實察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勿汚潞人之俗封帛增欷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

移一

增文心雕龍檄移篇曰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用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用

意小異而體義大同也　又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依者也相如之難蜀父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移二

原　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典略曰衛襄字叔遼脩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言使襄要我願解散於是襄爲書移即平定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沈江不出載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　晉南齊書傳曰孔稚圭字德璋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爲鹽官令欲過北山乃假山靈之意移書於北山　梁書傳曰裴子野普通十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事體大召徐勉周捨劉之遴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唐書傳曰韓朝宗楚故城有昭王井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稱韓公井　又曰顧少連補登封主

簿邑有虎患命寨陷穽移文嶽神遂不爲害　唐文粹

有司空圖移雨神文　宋文鑑有宋白移三山文　宋

史傳曰李肅作代周顗荅移北山文弔幽憂子文病雞

賦意皆有所規焉　宋訥題晦菴除秦檜祠文後曰徽

國文公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

以公文移郡除去之也　金史曰天興二年詔尚書省

移書恒山公武仙遣兵帝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

法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

擢用之晚　明紀夏原吉治水至湖州宿慈感寺先是

潮音橋下有蛙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

是夕化老嫗攜美女訴於原吉公書一詩授之至吳淞

江有金甲神來訟曰聘鄰女久無賴以大人書相抵公

憶其爲慈感蛙之仇也爲文牒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

一蛟於潛溪之北　明詩紀事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出

按漳漳有虎患移文境内之神即日遁去

移三

移文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

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

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

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
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
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
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
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
也　梁簡文帝荅穰城求和移文曰屬彼數及侮亡運
逢瓦解石言水鬬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論
俗駿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
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埽地來王而向化之
黨忽覽令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墟
兼削呼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
我求蒙行人遠届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
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脈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
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衛
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計更睹陰山之哭　任
孝恭荅魏初和移文曰蓋聞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
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
撰我皇届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
覆載照高日月澤富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晷競尋

干戈爭以廢興王無卒歲相不浹辰隻馬泣師月陳庭闕裹糧請救日歛關扉故屢動雲旗再驅蒼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夫是譬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隍之念無忘日昃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瑩之歸晉并賚來移閒之委曲知彼當辭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鶴鳴九皐庶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勒緣邊屯戍各息烽警旗旌晝捲刁斗夜停混雞犬於四鄰接桑麻於二境　陳徐陵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曰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墾仍歲蘊隆粒粟貴於隋珠分糜之於齊鼎且氏羌旅距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下生拾蚌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皦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皦近以臨蕃有譴作牧無章既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竊載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獯獫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檝櫂素在中流羣帥爭驅庭時殲蕩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荊楚樓船彌滿三

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皺擢自芻微叨居蕃翰情慚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閒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即為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國之情猶冀無失　又移齊文曰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禍寇平珍同懷慶悅眷言鄰睦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罔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於戎王領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嚴執圖殆難戡戮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板屋北磐壇廬聲冠荷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明罰為風為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校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為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僻克翦無算縗禽不貲欲計軍停終難巧曆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首箔之園方廣駒駼之廄於是衞霍甘陳虬髯瞋目心馳隴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為齊朝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

良深

圖一

增 唐呂温地志圖序曰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 玉海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爲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 又曰翱翔周覽一息千載 宋吳淑上言請令諸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曰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

河出圖聖人則之洛出書聖人則之 心之謀書之謀也 張衡圖序 河出馬圖 禮運云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河出綠圖 隨巢子云殷滅周人受之河出綠圖也 鳳銜圖 白孔六帖鳳銜圖置黃帝前 龜負圖 尚書中候云龜負圖而出 龍圖金縢 劉穆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發龍圖而出黃玉爲檢白玉爲檢 龍圖玉檢 河圖云舜即位黃龍負圖而出 披圖視典 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崑崙之丘披圖視典觀天子之寶器 披圖洛典 尚書緯云名山大川皆有圖書 接識披圖 曹植魏德論云名士接識披圖 授益地圖 尚書緯云鄧禹從上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

門天下郡國如是

畫地成圖

漢書云張安世子千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積石作圖

亮於漢中積石作八陣圖

地域圖

裴秀地域圖序云上考禹貢山海及古九州今之郡國縣邑疆界鄉聚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域圖十八篇按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方丈圖

晉諸公贊云宣襄秀以舊天下大圖用縑八十匹省視煩雜事又不審乃裁減為方丈圖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從率數計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

負勝圖

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風后曰其圖黃帝負勝圖下其穴深千丈闊千尺鎮以磐石求之者亡視之者得也

兵雲圖

益部耆舊傳云楊申有兵雲圖時實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申寫

圖以進憲申口授以成圖以上北堂書鈔

山海圖

畫史會要禹巡行四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盡之類使益圖而記之名曰山海圖

九鼎圖

又啓使使蚩尤象鑄之以鼎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

幼官圖

管子經言幼官第九有五方本圖五方副圖

眞形圖

十洲記臣先師谷希者昔授臣崑崙山蓬萊山及神洲眞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尤重於嶽形圖

金城圖

漢書傳曰趙充國至金城圖上方略

甕瀛圖

韻府陳季卿舉進士十年不歸於青龍寺值終南山翁辭問有甕瀛圖季卿尋江南路歎曰安得自此歸翁折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此竅視一舟甚大登舟旬餘至家

王會圖

又唐太宗諸國朝貢作王會圖

帝鑑圖

玉海深寧叟百忍圖述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忍之少時禍祿無期又曰習忍可以知容如此者其張公藝乎書忍字至百餘焉家親而天下疎忍

於外易忍于內難公藐然處家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也

開封府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公而不可不察　君臣圖

唐會要曰陸贄著君臣圖要三十卷　師友圖

元史傳曰趙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其功十有二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意　洛書圖

玉海仁宗御製集有洛書圖一卷　太極圖

見著述　流民圖

宋史傳曰鄭俠監安上門時久旱百姓流移據逐日所見繪圖以獻　飢民圖

明紀萬曆二十二年刑科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說　豳風圖

宋濂題豳風圖後曰臣濂傳經于東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頗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　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元年詔遣唆脫顏等使西夏河渠俾以其圖來上　河渠國

郭守敬巡視西夏河渠俾以其圖來上

臨場圖

吾學編傳曰彭韶字鳳儀莆田人以刑部侍郎巡視浙江戶部言鹽法沮壞即救公兼理鹽法公繪貧海負人晒淋拆閣纫償之苦節爲入圖以獻　江陵圖

元明善廉文正公神道碑曰知江陵時急召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師渡江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　洛陽圖

明紀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皇太子巡陝西意欲都洛陽爲圖以北陝險要所在帝張于浴堂門壁間信如觀掌必指告甫曰朕日按圖議河北西域參質漢史傳曰李沅度奉使陝西周覽故地爲西域圖以獻　河北圖

唐書傳曰李遠自吉甫圖上河北諸鎮山川險易及古今戰守進退之宜　西域圖

宋史則天皇后紀曰垂拱四年水七月改寶閣爲天授聖圖十二月乙酉拜洛受圖　拜洛受圖

唐書禮樂志曰永徽中太宗親撰天寶瑞圖詩序云范陽盧某母琅琊王氏去景龍二載撰天寶瑞圖詩序云范陽盧某母琅琊王氏夢神人以冠帶授圖信如神料矣　天寶瑞圖

高適爲東平薛太守進天寶瑞圖解繹曰永樂歌辭有瑞石呈輪宛然云云　瑞石呈

岡日月合璧重輪

仙人字圖宋史傳曰李至母張氏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胷中

禹九州圖述異記曰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猶在洛城石室山

神輸五圖漢書藝文志曰漢志曰神輸五篇圖一劉向云王道得則四海輸之祥瑞也

讖一

增劉熙釋名曰讖纖也其義纖微也　隋經籍志曰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　唐書李宗閔傳曰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楊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亂賊非重之也李珏曰治亂當據人事耳帝曰然　文心雕龍正緯篇曰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　又曰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蘂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又曰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據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琛瑕張衡發於僻謬荀悅明其詭誕　又曰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博惜其雜真未許燔燼　李華質文論曰讖

緯之書存而不論　明太祖却黃衣者歌曰明理者非鬼怪可惑守義者非讖緯可遷

讖二

號　世讖蜀志孟達與劉封書曰夫不經之言而有驗應者號曰世讖也　採讖緯蔡邕敘樂曰世祖追脩前業採讖緯之文曰太子樂府曰黃門鼓吹　讀圖讖東觀漢記曰光武避正殿讀讖坐廡下淺露中風苦咳也又案光武中元元年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校圖讖又云尹敏戲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道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讖圖讖又云桓譚議靈臺所處帝曰召以讖決之譚何如不應　亡秦者胡史記云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代漢者魏

蜀志周舒字叔布時入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　勒都襄舒曰當塗高者魏也勒都襄國興苑云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讖曰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爲襄字或入口乃國字也勒後遂都襄國　循起會稽又云太元末有讖曰循起會稽受叛據廬循繼寇十載以二賊叛驗之以讖圖之何如興對曰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意乃　臣不讀讖後漢解嫌疑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良久乃得解　魚書狐鳴陳勝吳廣傳曰勝廣行卜卜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曰固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疑遁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置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又閒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雲集龍鬬華自漢書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拒

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之際火爲主以上北堂書言解圖讖王世充悅之乃一竿驅羊狀因說世充曰處羊後大夫當代隋之符

推背圖 元史世祖紀曰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推背圖西監曆有私習及藏匿者罪之

水丑木 南史傳曰陶弘景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武帝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

桃李子 唐書曰高祖將興隋書傳曰劉昫時柱天下歌桃李子

一萬日 隋書傳曰梁主彥宇文忻俱失職欲相往來爲帝後事泄下詔誅之昉妻自國遂相與謀反許推主彥爲帝論云姓是卯金刀名是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

十八子 唐書傳曰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王世充悅之乃上北堂書鈔

閉房記 唐書傳曰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王世充悅之乃上北堂書鈔畫作丈夫持一竿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於文干一爲王王當代隋之符

推背圖 元史世祖紀曰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推背圖西監曆有私習及藏匿者罪之

水丑木 南史傳曰陶弘景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武帝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

桃李子 唐書曰高祖將興隋書傳曰劉昫時柱天下歌桃李子

一萬日 隋書傳曰梁主彥宇文忻俱失職欲相往來爲帝後事泄下詔誅之昉妻自國遂相與謀反許推主彥爲帝論云姓是卯金刀名是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

十八子 唐書傳曰谷孝編傳曰谷人總洪武二十六年建郎宣德建文初靖難兵起走還京師守金川門見太宗應蓋開門迎降已而改封長沙騎橫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爲作讖書以爲讖有十八子云我爲皇十八子陰傳播惑衆徵至京師廢爲庶人

人名在讖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丁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既脫會赦人常德發其謀伏誅

身應圖讖 歐陽脩言于上曰狄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道路傳說讖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室有火光而陛下未之聞也

黃旗紫蓋 吳志注江表傳曰初丹陽刁元使劉得司馬徽與劉文以讖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楊之君乎

白馬青絲 南史傳曰侯景圍臺城詔募人能破賊者封王以青絲白馬迎之景乘白馬青絲之飾景乘白馬青絲之飾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讖

白馬素羈 童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虎騎楚王乃先凌陰謀立楚王乃先

黃塵皂莢 南史曰梁末有童謠云河瞵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謠信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觀羊角爲皂莢隋氏姓楊羊角也

檢黜作天子宋史太祖紀曰周世宗嘗于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檢黜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檢黜命太祖代之

負扆飛天曆元史文宗紀曰司徒香山言鴟弘景笏曲有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竟是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雖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也

議之翰林諸臣議以為高開元間太子賓客韓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元降鑒方建隆基為元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而宋儋司馬光所採偶合之文以為符瑞今弘景之笏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其所合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見上

遂寢

方建隆基

作畿聖日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彼東昏之舊城易美號于新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圖讖之預出何以明之符作畿于聖日

乘雞登寶位明紀曰若問江南事有馮乘雞齊梁之季誌公有偈曰梁武出金陵說者西屬雞乘雞者壁雞之上為登寶位跨犬出金陵說者東屬雞乘雞者壁雞之上為跨犬也即以其年幸汴戊申太祖登極之年也又明年為庚戌是跨犬也

逐燕燕日高飛

符一

劉熙釋名曰符付也書所敕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杜詩上疏曰兵者聖人所慎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昭著國命敕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偽無由知覺書奏從之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符檄書移則檄式於明斷潛確類書曰孚合曰符

符二

刻玉符史記呂不韋傳曰華陽夫人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賢於趙者經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

因泣涕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

銅虎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初

云黃帝合符釜山案索隱曰合諸侯符契也釜山猶禹會諸侯于塗山然也

黃帝合符 史記

符 漢書云楚圍戍皐漢王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辟舍

黃帝合符

其印符麾召諸將往擊齊胡

舜合已符 呂氏春秋云吾有問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舜之能也

勝敵之符 六韜云主符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六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四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五寸驚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爲兵之符長七寸驚軍亡將之符長八寸請增兵之符長九寸

王母之符 詳上

得邑之符 帝王世紀云昔黃帝討蚩尤於涿鹿之野西王母遣道人以符授之黃帝乃立請所之于是日擒蚩尤

元女出符 元女出行信符黃帝得之以刺蚩尤順流而下次授一符逆流而上次又授一符不上不下停在中流二符皆爲就之

投河逆流 抱樸子云葛仙翁爲丹書符投江中

鄴屋風靜 搜神記云吳猛有道術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即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青符壓 符擲之見數鬼傾地帝驚曰以相戲耳乃解之

鬼 列仙傳云漢武帝時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何持此否憑曰何乃以青

介象知其謬語 神仙傳曰介象見市中門戶有道家符悉能讀之知其謬語

應詹佩以周旋 王隱晉書云應詹少多患淳于知乃爲符使珮之其文云惟茲實錄降自昊蒼佩以周旋萬壽無疆以上北堂書鈔

麟符 唐書輿服志曰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涼北部留守給麟符左二十右十九

虎符 玉海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癸卯改壽光符

壺公符 神仙傳曰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渾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二十餘卷皆出自壺公故總名壺公符

誌公符 南史傳曰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

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中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梁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好為讖記所謂符是也

青龍符　隋書文帝紀曰開皇七年四月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元武十五品已上佩銅魚符

玉麟符　又傳云樊子蓋為河南內史文帝命留守東都曰社稷大事終以委公凡可施行不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比之肅恂寇恂云

木魚符　又文帝紀曰開皇九年閏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十月頒木魚符於京官五品已上

銀菟符　唐書高祖紀義寧二年四月停竹菟符班銀菟符武德元年九月改為銅虎符

投符召魚　神仙傳曰王子者姓韋名君平也少好學家經周幽王徵之不出每與弟子行各九泥為馬閉目乘之日行千里臨淵投符魚鱉之屬悉來上岸

著符致鳥　又曰尹軌者太原人也博學五經晚乃入道年數百歲有怪鳥止屋上為書符著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

符能致遠　又曰李意期者本蜀人世傳見之漢文帝時人也人欲遠行速至者書符與之并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至

符可愈目　宋史傳曰王仔昔致和中徵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帝以旱禱雨遣黃門持紙屬仔畫日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忽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湯沃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蓋帝默視為宮妃療赤目先生

終軍棄符　漢書傳曰終軍文帝二年九月初從濟南嘗請博士出入關與郡守相為銅虎竹使符終軍後為使建節出關關吏識之皆曰此乃前日棄繻生也

郭丹買符　太平御覽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初之長安買符以入函谷關歎曰丈夫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矣後卒酬其志